

UNIVERSITY OF ILLINOIS-URBANA



3 0112 115702893







DS 765 A56x v.2

中東戰紀本末三編卷之二

合初續編 爲卷十四

美國林樂知榮章甫譯纂

上海蔡爾康芝嚴甫述志

英兵部礮兵司主事蒲雷東方觀戰紀實小序

附元目

美國林樂知譯意 中國蔡爾康屬辭

天下當有事之秋。泰西政府中人。恆遣武員之嫻於韜略者。馳往戰地。晉謁兩軍主將。呈驗憑文。旋請分投水陸軍中。縱觀兵事。且誓守局外之定律。斷不敢如寺人貂之漏師於多魚。主將則審視牒辭。信非贋鼎。又念此事通行於萬國。漫然禁阻。恐損邦交。往往不得已而曲許之。更有冀耀武功而反喜其不我遐棄者。其人既得附於部曲之列。即可本其所見錄報於其國之中樞。以審從違。而昭法戒。蓋皆非苟焉已也。中東構禍。遐邇關懷。英國礮兵司主事蒲雷受命於兵部。尙書東來觀戰。業既隨事載筆。密報樞垣矣。和議告成。戰事大定。蒲主事還英覆命。乃復以觀政之暇。詣兵部遞報處。覆核當日稟報各文牘。不啻重尋墜夢。忽覩故吾。繼復閱同儕緘告羽書。西國當時之觀戰東來者蓋實繁有徒也或聞見異辭。或詳略失序。或毀譽由己。或成敗論人。偶一乖方。難言信史。因即追維往事。印證陳言。汰其誤而誣者。存其是而真者。芟其重複而蕪雜者。正其凌躐而錯亂者。成書七章。再呈部長。隨交議院核準印行。按英國似此之書必先由議員核準始許刊印通行此書傳至東方。僕等幸得寓目。喜其



事皆翔實。語必率真。大可匡中。京戰紀本末初續兩編之不逮。亟爲譯成華字。錄作寶書。元目七行。先列於左。蔡爾康并志。

第一章 論中東水陸武備

第二章 戰禍原始

第三章 記日本第一軍朝鮮及遼南戰事

自開戰起至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十二月止

第四章 記日本第二軍奪旅順口事

第五章 記九十四年十二月至九十五年正月抄事

第六章 記日本第二軍奪威海衛事

第七章 記滿洲戰事

自九十五年二月起至和局告成日止

未附各種清單及地圖等共六件

第一章 論中東水陸武備

中國海軍 中國將與日本宣戰之時。海軍分爲四枝。仍如數年前定制。綜其大要。一曰北洋海軍。二曰南洋海軍。三曰閩洋海軍。四曰粵洋海軍。之四軍者。皆分隸於其省之總督。而復各自顧其封疆之界。與他省不通呼吸。且北望京邸。明明有海軍衙門之節制。乃仍虛擁名號。無從握操縱離合之權。是以散而之四方。有事不能聯絡。軍政之弊。蔑以加矣。若分考四軍之聲威。則向推北洋一枝。艦精而力厚。日難既作。亦惟北洋獨承其敝。他洋之軍艦。雖亦有與此役者。要不過偶然湊泊。無與重輕也。今將北洋力戰諸



艦具列名號於後

二等大鐵甲戰船

二艘 定遠 鎮遠

二等鐵甲巡船

三艘 經遠 來遠 平遠

三等鐵甲巡船

三艘 濟遠 靖遠 致遠

三等無甲巡船

二艘 超勇 揚威

字母礮船當即蚊子船

六艘 鎮中 鎮邊 鎮東 鎮西 鎮南 鎮北

練船

二艘 威遠 康濟

魚雷艇

十三艘 元注單開如此未知足否按中樞備覽僅載六號

北洋海軍之外又有自他軍中來者計開如左

差船

二艘 廣甲 操江

運兵船

二艘 海琛 測海

水雷礮船

二艘 廣乙 廣丙

礮船

一艘 湄雲



查一千八百九十三年。

即光緒十九年此篇月日皆從西歷蓋元文然也譯時不復分注以省繁複

北洋海軍冊開大小兵官三百四員兵丁

水手等二千八百三十名。又查中國海軍中年少兵官已熟於海戰之學臨陣具有法度其年齒略長者

驟膺管帶副管帶等職雖曾學戰而實不濟事。

北洋海軍恃旅順口威海衛兩海口爲根本重地其間礮臺精整地勢鞏固足與礮船相犄角旅順口更有宏深肅括之船塢修船造船無不利便威海衛則有嚴密之儲械所有穩固之操工廠似此布置吾知北洋一軍實甚合於保衛京津首要之本意且又毫無欠缺矣。

中國陸軍 各國陸軍必有冊籍中國雖列冊而不足恃猝欲考其制度較海軍爲尤難今就向所知者言之各省皆自有額兵轄於疆吏而要可分爲四種一曰駐防旗兵即二百五十年前大清入華勁旅之後裔也其中亦有投附之漢軍而大半皆是滿人一曰綠營兵即前與滿人爲敵之子孫一曰勇丁係髮匪作亂時自願助團者戈登華爾兩洋將所帥即此兵也其勇略越旂綠而上若旂綠各兵不過如地方之巡捕耳一曰綠營練兵此兵本隸軍籍而就中挑練成軍以補勇丁之缺蓋由已食軍糧者而練習之較省力於招募勇丁也然臨戰之時此兵竟寥寥無幾。

八旗兵士除在滿洲本境外臨戰一無所用與綠營兵士相同勇丁及綠練亦皆不甚得力非無新器而



不甚操演。又有李中堂之淮軍。特為保衛畿疆而設。即上所稱勇練兩項也。其初操練甚善。近來或因中堂年老事繁。精神不逮。漸致技藝生疏。且中堂為直隸總督。本係封疆大吏。故亦有在其轄下。而歸古北口提督葉志超統帥者。惟京師之神機營。不歸直督轄治。營中共有旗兵一萬三千人。當一千八百六十年咸豐十年英法兵退之後。當事知舊法之不足用。禮延英官為之教習。故有新械有西法。至六十五年而練成。惜其後雖沿神機營之名。而視如世襲之兵。不復訓練。三十年來日以凌替。練兵僅有存者。亦老憊不可用矣。八十四年光緒十年滿洲新創一軍。專練旗兵。於東三省中各挑萬人。一年再換。冀成首善之平城。此次在前敵者亦屬無多。而日本官報特以最精目之。總而言之。華兵本亦有名。惟於運送及醫藥軍火糧食等物。俟至將戰而後籌措。且又毫無善法。或更捉車拉船。徒見其紛擾而已。中國陸軍之數。類於紙上談兵。今就所知計開如下。是否足額。不可得而知也。

京師

直隸沿海至山海關

直隸內地

總共

旗兵十二萬五千一百六十

一千七十

一萬七千四十

十四萬三千二百七十名

綠營一萬

八千九十

一萬六千八百八十

三萬四千三百七十名



練勇二萬八千二百七十

二萬八千一百五十

一萬五百六十 六萬六千九百八十名

總共十六萬三千三百四十

三萬七千三百十

四萬三千八百 二十四萬四千六百二十名

山東沿海

山東內地

總共

旗兵無

二千五百十

二千五百十名

綠營三千六百廿

一萬三千七百七十

一萬七千三百九十名

練勇九千一百三十

九千二百七十

一萬八千四百名

總共一萬二千七百五十

二萬五千五百五十

三萬八千三百名

盛京沿海

各地

總共

旗兵四千一百七十

一萬一千八百八十

一萬六千五十名

綠營無

無

無

練勇一萬五千一百六十

七千一百五十

二萬二千三百十名

總共一萬九千三百二十

一萬九千三十

三萬八千三百六十名

黑龍江齊齊哈爾

吉林

京師直隸山東東三省合



旗兵八千八十 一萬四百

十八萬三百十名

綠營無

無 五萬一千七百六十名

練勇八千四十

九千三百 十二萬五千三十名

總共一萬六千二百

一萬九千七百 三十五萬七千一百名

十八省合

十八省連京師及東三省等

旗兵十四萬五千二百

三十二萬五千六百名

綠營三十萬五千三百

三十五萬七千一百五十名

練勇廿八萬三千八百

四十萬八千八百三十名

總共七十三萬四千四百

一百九萬一千五百八十名

今即直隸山東滿洲勇丁練勇十二萬五千三十名分而計之

步兵九萬二千三百

馬兵二萬三千四百十 礮兵連車礮征兵礮 七千十

水師工程兵一千九十 小船運送等兵一千三百 通共十二萬五千三十名

軍中所用車礮皆克虜伯廠所造戰地活動之類口徑皆七生的米特或八生的米特每一生的米特合英度一寸之三分



九釐三毫七忽七生的米特共合皆良於用所缺者運送不靈道路不治或拉車之馬不得其法及練習英度二寸七分五釐五毫九忽不熟耳步兵所帶之槍或用毛瑟或用林明敦或多用云者士得連環機槍惟仍有兩人肩擡口徑一寸之槍麇雜其間兵器已各不同兼之入伍之期並無定限人皆挾薄行伍輕武備之見又何怪武員之闕穴不振或且以其暇日旁逐蠅頭哉英外部侍郎古爾遜有言中國武備艱阻甚多我於亞洲到非一處始知華兵之無糧無醫無運送猶細事也其最劣者莫如兵將之不連絡蓋中國舊章重文輕武文官從讀書應試出身人皆重之武官無此曲折其備員者大都不學無術之人不得已而爲此自視一官本不甚重苟望升擢則但專意於弓刀石數千年相沿不變試問能敵洋槍乎或又以賄得官以提挈得官並無効忠之心嗜利怯戰成爲錮習及至戰陣又無一人定計俾衆知所適從惟有各行其意而已欲無艱阻得乎

日本海軍

中東未戰之前日本海軍分爲三支其中軍亦分爲三主將皆自治其泊船之海口一在橫

濱相近之熊各四格一在廣島外之古雷一在長崎相近之薩西婆

日本各地各名皆有華字本文惜難一一考證此篇於所不知者皆就西

音譯但不若中國之一分而永不合也三軍有一總帥直隸於朝廷若有戰事可合而爲一軍今將一千

八百九十三名戰艦清單分列於左



三等鐵甲戰船

一艘 扶桑

頭等鐵帶巡船

四艘 千代田 比叡 金剛 龍驤

二等鐵帶巡船

七艘 秋津島 橋立 巖島 松島 浪速 高千穗 吉野

三等巡船

十艘 海門 葛城 武藏 日進 高雄 天龍 紫筑 筑波 大和

八重山

快砲船

二艘 天城 清輝

砲船

八艘 赤木 愛宕 滿珠 鳥海 鳳翔 岩城 磨耶 大島

日本水師較之中國。以船速礮快見長。然酣戰之力。無有能及定遠鎮遠者。其船陽船廠等。卽在上文所言長崎廣島橫濱相近。又有長崎修船處。亦甚佳妙。其弁兵等。照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底所開軍籍。譯錄於後。

將弁

裨將以次

水師

學生

陸書記及司機等

總共

在船

五百六十

一千四十

三千九百四

無

五千五百四十

在陸

五百九十

九百十四

四千一百八

一百七

六千八百七十



總共 一千一百五十五 一千九百五十五 八千一百二十四 一百七十五 一千十三 一萬二千四百廿

又有後備及續後備諸將士可彌前敵之缺計開如下

將弁 裨將以次 水師 學生 水書記及司機等 總共

後備 一百四十五 一百五十三 一千五百五十八 無 無 一千八百五十員名

續後備 八十八 三十五 四百一十五 無 無 五百七十四員名

連總共 一千二百八十八 二千一百四十三 一萬一千三百一十五 一千十三 一萬四千八百五十二員名

此一軍者人數並不見多而規模具足且將校皆熟嫻戰學士卒皆樂遵軍令若以中國海軍相較殊覺望塵不及甚至無可比例故使之相見於駭浪驚濤之內識者可先決存亡矣又考日本軍政水師必在營四年改充後備三年再充續後備五年始可離伍自便云

日本陸軍 一千八百九十三年之杪日本陸軍省按照西例開列清單今譯如左其將校皆有定名惜不能逐細鉤稽今循

西文配以華官亦差堪醒目也

提鎮 副參游 都守以次 學生 士卒 總共

在營 四百九十 三千三十 七千一百一十二 五萬六千四百六十七 六萬九千二百九十九



再加文官 一千五百九十三 通共 七萬八百九十二員名

提鎮 副參游 都守以次 學生 士卒 總共

後備 一百廿七 四百六十 三千八百七十 無 八萬七千七百九十五 九萬二千二百五十一員名

文官 無 通共 九萬二千二百五十二員名

提鎮 副參游 都守以次 學生 士卒 總共

續後備 五十六 一百九十 一千七百五十六 無 十萬三千九百四十 十萬六千二十員名

文官 無 通共 十萬六千二十員名

提鎮 副參游 都守以次 學生 士卒 總共

箱館 九 八十二 二百九十 無 三千六百七十一 四千五十三員名

新彊 九 八十二 二百九十 無 四千一百四員名

再加文官 五十一 通共 四千一百四員名

提鎮 副參游 都守以次 學生 士卒 總共

大共 六百八十 三千八百一十 一萬三千三百二十 一百八十二 廿五萬一千八百七十七 廿七萬一千六百一十二

再加文官 一千六百四十四 通共 二十七萬三千二百六十八員名



右軍所開在營員弁士卒人等遇有戰事出鷹前敵兼召後備諸人彌縫其缺前敵若有警報後備同作援師而召續後備兵代充鎮守之役且續後備兵雖退爲民若遇至危極急之秋仍當應募入營聽候調遣。

以上在營諸將士平時分鎮六地號曰六軍而羽林軍不與其列焉此六軍者平時兵額每軍約九千名左右遇有戰事增召後備兵入伍每軍可得一萬七千名左右至東京所練之羽林軍平時共約八千名戰時可得一萬三千名。

日本陸師六大軍每一軍中自成首尾且合之則完全無缺分之亦因應咸宜今試按籍而稽其稱爲一大軍者必有步兵兩隊礮兵兩隊馬兵一營工兵一營運送兵中國軍中名曰長夫一營軍醫一哨別有司籍司律醫馬鞫獄諸官吏類皆應有盡有不稍遺憾。

日本步兵一隊分爲二翼

譯其音曰將及門

又分一翼爲三營戰時每營補入後備兵之後共有洋槍八百枝惟

羽林軍之一翼則祇分作二營耳步兵所執之槍名曰村田新式來復槍日本有村田氏者素以製造名家取泰西後膛槍參以心得略改機括上之兵部試用合宜許設廠專鑄一千八百八十九年新鑄槍成錫以此名頒發軍中萬眾一式定例每兵一名挾彈百顆緊隨其後之長夫爲之豫備三十顆其相離



較遠者。更爲之豫備五十顆。鏖戰竟日。無虞缺乏矣。者村田一槍。爲軍中通用之利器。及與中國戰。復頒發新式連珠槍。尤足出奇制勝。第得此槍者。僅有羽林軍及第四軍耳。

礮兵一翼。

卽一塔及門

亦分三營。每營皆有礮兩副。

每礮一副共爲六尊

二營爲尋常車礮。一營爲過山礮。惟羽林礮軍

之一翼。亦祇分作二營。無所謂過山礮也。礮兵所用之礮。全係後膛鋼質。與德國克虜伯礮所鑄絕相

似。礮口對徑英度二寸九分五釐。彈重英權九磅五兩。

約合華權七斤一兩

每西辰一秒鐘。行英度一千四百十七

尺。每礮一尊。挾藥彈一百四十四顆。長夫在後運送。復如前數。至所謂過山礮者。礮身略短於尋常平地

車礮。而口徑同。彈數亦同。惟用藥較少耳。每一秒鐘。彈行八百四十九尺。

馬兵一營。分爲兩哨。每哨有刀一百柄。

工兵一營。亦分兩哨。每哨有兵二百名。軍行分治工程。如造橋通電之類。惟上所命。器具悉備。無憂竭蹶。

運送兵在大軍之後。豫備應用各物。如馬如車如糧食之類。不論大隊小哨。遇有轉運所需。皆由此兵承

值。運送之法。例用馬力。每馬一匹。負重英權二百五十磅。隨於每翼之後。輕重適均。合數翼而成一軍。

厥有運送兵三隊。所運皆食物也。其運軍械者。則有五哨。戰禍既啟。因馬少而改用貨車。三人共拖一車。

載重三四百磅。大率每軍分運送兵爲八班。三班運糧。五班運械。隨帶軍糧。足敷八日之食。



醫隊亦隨軍而行。共分兩班。專療傷病之人。又有戰場醫院。如紅十字善會之屬亦以療治軍士。

後備兵補平日營兵之不足。又在軍後。別立一局。爲支應所。

續後備兵補征兵之缺。或但照料軍行之後路。

此外。通國中人。凡係無病而可充兵者。自十七歲至四十歲。設遇至急之時。皆可召令入伍。名曰國軍。其當兵之期限。入伍三年。後備四年。續備五年。此軍每自成一枝。精選才能邁眾。兼熟練諸事者。爲之兵官。全軍皆齊心聽令。

羽林軍。在東京第一軍。亦在東京。第二在仙臺。第三在名古屋。第四在大坂。第五在廣島。第六在熊本。

平時設樞密院於東京。明治皇自主之。戰時移至廣島。分爲水陸兩路。其後旅順威海諸事得手。日皇擬

返東京。乃命元帥小松親王至旅順口。充陸路樞密院長。代皇行事。並擢川上副元帥爲元帥。日本治戰其權非執

於一人皇命某人專作某事即畀之以專權可在國外便宜行事無論大小皆如此也充水路樞密院長。

開戰而後。首嚴軍令。水路電達釜山。陸路電達第一軍。其達於第二軍者。或由釜山電至濟物浦。或電至平壤。均用小輪船轉遞遼東。及一千八百九十三年歲除之後。電線由朝鮮之義州。接至大孤山。貔子窩。金州。旅順口等處。從此第二軍之軍電。不啻覲面傾談矣。



## 第二章 戰禍原始

朝鮮一國。伏處內地。回溯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之前。西方諸國中。人雖通東道之商途。業已遙遙百載。而推究本周之始。尙有不克舉其國號。或惟知爲中日兩國之附庸者。海濱封禁。隩區此焉。稱最。先是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法國嘗怒其薄待。遭風難民。及七十一年。朝鮮又無禮於美國人。因共奉辭伐罪。然迄未重懲也。故其朝野諸人。視勘與往來之外國。似皆無甚足畏。不覺侈然自大。甚至漸挾此見。以待中東兩國。無何情隨事變。局勢一新。七十五年。朝人謀殺東洋船中水手。觸怒日本。師船壓境。顧仍不加一矢。第迫與立約。通商不數年。西國亦步後塵。同開商港。此中機括。有不可忽略者。蓋日朝立約而後。已棄上國於腦後矣。指中國言

朝鮮既開海禁。日商前往經營。若漢城。若濟物浦。若釜山。若元山。皆有日人之車轍馬跡焉。朝鮮守舊黨之風。三千年來相沿不改。至是又興開化之一黨。領袖者金玉均也。與之爲敵者大院君實爲守舊之魁首。當一千八百六十四年時。朝鮮前王卽世。無子。今王以旁支入嗣。而尙在冲齡。大院君以王父之尊。攝行政事。國中貴族曰閔。趨附日衆。而成閔黨。閔黨中人與大院君有同志。秉執朝權。中國使臣似甚庇之。而金玉均一黨。則爲日本所陰袒。八十二年。漢城亂作。焚燒日本使署。日使遁至濟物浦。附沙船以出海。

華兵星馳東渡。竭力彈壓。擒大院君以歸。幽禁於京師者數載。亂事既定。日本又遣使赴朝。乃挈衛卒而行。索償鉅款。八十四年十二月。金玉均大張筵宴。謀誅閔黨。事起倉猝。漢城又闕。宰相閔泳翌受傷。朝官之死。於是難者不一其人。翌日。金玉均秉政。閔黨不能怙勢。求援於中國。且先糾衆圍宮。王跳而免。宮內向駐日兵。亦卽退回使館。朝人叢怒於日使。日使挈兵轉戰。始克遁出漢城。而至濟物浦。使署又焚。是役略定。日本再索償款。且因華兵助朝以敵日。日本更向中華饒舌。幾開戰釁。幸兩國互商漸近。旋在天津立約。約內略言。兩國共撤朝鮮之戍。日後兩國倘因事不得已。必須藉兵力以壓朝境。則先互相通知。其爲應兵之國。亦可照數發兵。據西人言此約爲李中堂所訂開日本干預朝事之門實屬大誤此約定後。中東尙略有交涉之釁。然在朝鮮一面。則已平定九年矣。迨至九十四年。朝南有亂。漸蔓延以至通國。東學黨勢殊猖獗。而中東之禍遂成。

東學黨者。一千八百五十九年。高人崔采五創立於釜山左近。初無干預國政事也。究其命意。第慎擇於儒釋道及基督教之間。以自成東方之學。而其屏絕西教之意。已在言外。不幸而朝鮮政府。於東學基督教。不能辨別清楚。一千八百六十五年。朝人方戕害西教。乃以崔爲亦信基督。執而殺之。黨人意大不平。頓變其修道之心。陰圖報復。然人少力薄。未能遽逞。欲俟誘服民心。而後舉事。就他國言。似非易奏厥



功者也。然朝人常有亂萌。如染痼疾。已非一朝一夕。經人搆煽。死灰即然。九十四年。朝南會有小亂。東學黨乘機遽起。四出勾結。國家遣將南征。初似可以獲勝。不意是年五月三十日。大敗退回。朝王不得已。求救於中國。華人投袂遽起。六月初四日。初次派兵。由威海衛乘輪出口。初八日。行抵牙山。登陸入都。隨後又陸續添派援師。惟仍循津約。知照日廷。日廷定計。依樣發兵。六月初六日。廣島第五軍提督接奉廷命。豫備全軍。馬步礮工運送醫士畢具。星速赴朝。初九日。發第一隊。計有步兵一營。凡五百人。兼帶工兵。在宇治沖起程。十二日。抵濟物浦。登陸。十三日。馳至漢城。調回初十日護送大島入京之兵。約三百名。既而全軍亦陸續載往。迄乎六月之杪。已有日兵八千名。在濟物浦登岸。且大半已入漢城。另有兵二百名。在釜山登岸。

此八千兵者。為廣島第五軍之第九隊。歸大島提督節制。是時。指西歷六月末言華兵全在牙山。且亦祇二千五百人耳。然數雖不多。東學黨已望風四散。故無甚礙於太平之局。中東兩國大可不致失和。且若能按照津約。兩軍同時撤退。又華人之大願也。乃日人偏不願遽退。輒謂朝鮮此亂。大有關係於通商。更不能保其後來之不亂。朝鮮又不能善治其國。遂欲強與華人合圖整頓中國。以為此係朝鮮內政。應由朝王自主。不允日本之請。並自居於上國。而不認日本有干預之權。日人意大相左。中國亦方鑒圓柄無能吻合。

雖曾會議數日。明知其必不能成。故皆預備戰事。此七月初旬。中日兩軍在朝之情形也。

第三章

紀日本第一軍朝鮮及遼南戰事

自開戰起至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十二月止

上章言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七月初旬。日兵之駐朝者。多於華兵。中國因急欲添兵。以相抵制。然彼此尙霽顏熟議也。旋有華兵一千名。續到牙山。又有左軍門寶貴部下兵兩枝。各三千五百人。一過鴨綠江而至平壤。一自奉天而至義州。七月二十日。大島以哀的邁敦書致朝王。迫令速設退出華兵之法。十二日。朝王覆書。未慊其意。二十三日。日兵與朝鮮羽林軍小鬪。卽刻入城。扼守王宮外孔道。朝王旋請日本代逐華兵。從之。二十五日。大島親率大隊。自漢城而至牙山。進攻中國葉提督志超之軍。漢城中戍守之日兵。殊嫌單薄。且城內設防之不已。更須出城。嚴扼華兵來路。蓋煞費躊躇矣。先是。中朝知和局行將決裂。急遣礮船。添載兵一萬一千人。卽於二十二日。分由大沽旅順出口。以八千人赴平壤。三千人赴牙山。其赴牙者。於二十四日。後先齊到。二十四日。又到別枝兵約一千八百人。意在助先到之兵。以禦日人也。平壤一路。則擬集重兵。爲一鼓驅日之計。詎日本佐世堡鎮守府。亦於二十三日。派出吉野浪速秋津島三礮船。圖截華兵於海道。二十五日。行至牙山口相近。是日黎明。中國護送先到各兵之濟遠廣乙兩艦。正在牙山口內起碇。意欲出迎。續往之高陞船。乃將近豐島。適遇東船。小戰三十分鐘。濟遠奮機



違避。吉野恐擱於淺。稍追卽止。廣乙則同逃異路。大爲浪速所窘。駛入淺水。縱火自焚。將士人等紛乘小艇。渡登小島。浪速乃折回。與秋津島合。遙見中國報信之操江船。及運兵之高陞船。展輪將近。秋津島急躡操江。須臾獲之高陞船者。英商怡和公司之業。租與中國者也。桅顛仍懸英旗。中載華兵一千二百人。浪速以號旗示意。迫令停輪。高陞從之。浪速管駕遣人乘小船持訓條至。諭令隨行。高陞船主高惠悌。英人也。心雖不悅。然勢成孤立。不得已而允之。惟在船之華弁堅不允。許且嚇禁之。相持至下午一點鐘。浪速開礮。約歷一點鐘許。高陞宛轉下沈。船中先已大亂。歐洲人中。如船主大副。以及仕於中國之德兵。官漢納根。均躍入海。後幸遇救得生。華人之沉於海者。約及千名。

方海中有事之時。大島陸軍正指牙山。未及至。而卽開戰。事蓋葉志超方率續到各兵。自牙山開赴漢城。約行十里。至城歡築壘以待也。二十八日。日兵逼近。預備詰朝相見。乃夜甫半。日兵遽分左右兩翼。疾馳而出。左翼步兵約二千人。攜礮八尊。趨葉提督中軍之右。後右行一千一百人。在中軍之正前。作欲戰勢。黎明。達華壘交鋒未久。七點鐘許。華兵盡退。日軍以馬少故。不能速追。及抵牙山。不料聞然。無一華兵。或云。葉軍已到。公州復從小路。繞由漢陽之東。以合於平壤大軍矣。日兵駐牙一日。拔隊退回。八月初五日。重至漢城。此二役也。兩國皆並無戰。約至八月朔。兩國始同日宣戰。

日人亟思設法。遂去在朝之華兵。八月初六日。廣島第五軍後隊至朝鮮。由釜山登岸。野津提督將之。別有一小隊。送往元山登岸。遲至八月杪。始到漢城。而野津則於十九日先到。定進攻平壤之計。考平壤一城。踞大同江之右。守禦甚易。亦甚合於屯兵。華人駐此。洵善策也。且其時華兵聲勢正盛。通計左寶貴部下。有由奉天來之三千五百人。又有奉天之豐陞阿兵一千五百人。及直隸衛汝貴之六千人。旅順馬玉崑之二千人。又由牙山繞來。葉志超之一千人。合共大兵一萬四千名。葉爲總統。壁壘相望。大同江上。以船爲橋。江左亦有礮壘。平壤則介在江右。實能兩面兼顧。八月十三日。約有華兵一千五百人。與日本偵探兵遇於中和。小戰一陣。華兵獲勝。日兵卽退舍而南。華兵進至黃州。

大島自牙山遄返漢城。卽率所部直指平壤中道。又分兵爲兩路。一路別由朔甯進。時約八月中旬也。別有東軍。自元山登岸。遵陸來會。計兵一營。礮一副。馬兵一隊。立見率之。而第五軍之餘兵。仍在漢城及附近朝都諸地。野津率之。此外又有第三軍派來步兵三營。計過山礮兩副。馬兵工兵各一隊。於八月廿六七日。亦自元山登岸。佐藤率之。正合助攻平壤之用。

初野津擬定戰圖。自率大島隊長出漢城。遵孔道而西。直攻平壤。別遣旁軍繞小路。會合佐藤部衆。從元山出東北。以拊平壤之背。旣而覺其非萬全之計。乃躬率大軍。從黃州相近。徑渡大同江。以攻平壤之西。



而約兩路之兵。於九月十五日。齊集平壤城外。軍符驟下。許各路統將自行其意。惟路遠者速行。路近者緩行。毋許參差誤事耳。於是大島及別隊令官。茫然無所適從。並因遍地皆山。不能瞭達。不知各路兵所在。直至九月十四日。野津尙未得元山朔甯兩路之消息。且是日渡江之際。又有擡延。遂失師期。野津則傳令大島。先於十五日。趨前小戰。俟十六日。始用正兵。大島對曰。元山朔甯兩路。計已如期攻平壤之後。設我軍第爲嘗敵而設。其若豫約何。況貴督大軍未至。我豈能逡巡觀望。遂於十五日平明。拔隊齊出。以步兵爲前驅。攻江左之華軍。無何。已奪防守船橋之一壘。然他礮臺皆屹然精整。大島始覺部兵之少。而他路不合之苦。適會是時。有立見佐藤兩軍。馳至平壤之北。遙聞礮聲。又未接緩攻之軍令。因遂麾兵進逼。大島亦聞其礮聲。知北路業已開戰。急於見功。愈益奮迅。徒以兵力不足。死亡漸夥。戰至下午。無奈退守原營。其東來攻北之兵。奪得當衝之營壘。而適遇平壤城垣。且又爲時已晚。亦無奈退營善地。以待援師。蓋立見佐藤之大軍。是時亦僅到前隊也。所差強人意者。華軍後路已斷。有逸出之馬兵兩小隊。盡爲所殲。要之。是日下午情形。日兵固未可云得手。乃事有出人意外者。是日四點鐘許。華軍忽懸白旗於城北。似示乞降之意。此際非講和比。不過略通數語。乞俟詰朝相見耳。日人卽允許之。蓋自顧誠無能爲役也。不料更有大奇者。華軍乘夜結隊。向西逃出。然又幸值野津與立見佐藤未合之際。無人追襲。比十六

日東軍齊至。僅得空城。聊遣小隊追過安州而返。

十五日之戰。日兵共死一百八十九人。傷五百十六人。專論大島部下。實死一百三十人。傷二百九十人。華兵則遺屍約二千具。傷數未知。華統領衛汝貴聞日兵之至。先已抱頭鼠竄。及戰。諸將皆不知其蹤蹟。故事後罹於重典。其力拒大島之左冠亭軍門。實貴英勇無匹。實係臨陣身亡。並非彈及其背。可謂雖死猶榮。是日又有馬玉崑之兵從旅順來。亦能力拒大島。

當是時也。日本山縣有朋部下第三隊之餘兵。爲客粗拉所轄者。亦於九月十二日渡海而至仁川。其後第三隊與第五隊皆歸山縣節制。號爲第一枝大軍。

平壤戰後。越兩日而卽有鴨綠江口大東溝之役。然自七月二十五日日艦擊沈高陞之後。兩軍動靜宜補述之。中國北洋海軍仍在威海衛其爲先事未曾備戰。而不可以搜敵欺事固未可知也。日艦則急於護運陸兵。遵海赴朝。故亦無暇籌華之費。至八月初十日。日艦十九艘掠過威海衛口外。華礮臺及華艦戒嚴。然礮聲隆隆。而力不能及也。十七日。華艦整隊出海。至大沽口。轉運軍需。十九日。仍回威海。他日則惟偶一出巡。瞬息卽返耳。九月十二日。丁禹廷提督汝昌接奉天津軍令。率戰船至旅順口。將由大連灣護送陸兵。由輪船運往大孤山。且丁提督之本意固欲搜尋日艦與之戰。而破之以冀開通海道便利運。



兵至十三日。又得電報。有兩日艦至威海。丁軍門急出巡洋。至榮城角。更遣兩巡船。向南過覓。杳不見輪。聲帆影。十四日。遂回威海。是夕十一點鐘。又開赴大連灣。十五日午前。有運兵船五號。自大沽來。時已聞平壤失守之耗。急欲分外添兵。綜其全數。計大沽二千五百人。又增大連灣一千五百人。十六日丑初。各戰船啟碇出海。羅盤直指東行。擬向大東溝登岸。是日下午兩點鐘。已至大東溝。其運兵船之取道內江者。水程較近。亦均同時駛到。丁軍門當派小艦兩艘。雷艇兩艘。入鴨綠江。護送登岸。

日本海軍之在伊東中將部下者。於八月初十日。赴威海衛口外。游奕一周。回至朝鮮海岸。護送第三隊

餘兵。

即上文所云十日運往者。

別遣礮船三艘。雷艇若干艘。至大同江。護助野津陸軍。渡登彼岸。九月十六日。又遣

餘艦出海。擬截大東溝華兵水路。十七日平明。日艦至海洋島。旋向東北行。十一點三十分鐘。遙見華軍日艦。卽成一字隊。以迎之時。則華艦十艘。碇泊海洋島外深水之中。別有二艘。泊於江口。又有礮船雷艇各二艘。入泊鴨綠江內。瞭見日船煙縷。起於西南。丁提督卽傳令起錨。並以號旗傳喚江內礮船。合於艦隊。成八字陣。兼禦繞攻。其後之日船。日船乃斜刺而來。正指華艦後右。愈行愈近。僅隔一萬八千尺。定遠先開三十生的米特零半之大礮。日船不答。須臾。又近至九千尺。遂分兩路而進。其名爲飛軍者。共有快船四艘。正軍則有大船六艘。礮船一艘。帶礮運兵船一艘。其雷艇則皆在大同江。未及隨行也。軍令既下。

飛軍前導正軍繼之直衝華艦隊後右須臾之間礮沈超勇巡艦火焚揚威巡船二船皆無甲者也故受害最先揚威幸而未沈離伍以救火然卒無能為役俄焉盡付祝融日軍中比叡一船速率最緩漸落正軍之後日弁計趨捷徑直穿華艦而過華艦連環轟擊遂受重傷赤城艦馳往救之亦幾不免飛軍踵至衛送出險知不可戰出陣而奔泰西軍法凡船傷重而不能戰強迫歸伍非沈於海即掠於敵故能保船而歸者主帥不加之罪也所最離奇者兩陣甫合之時華軍中廣甲濟遠二船初未重傷遽先怯戰而遁也然他艦仍氣不加餒競以藥雲彈雹酣戰於浪花濤線之間惟華艦之速率類皆不逮日船無何八字陣脚之經遠致遠二巡船遭日本飛軍截出大軍之外重以連環轟擊其君子化為鯨鯨其小人盡作蝦蟇於是華艦十艘祇存定遠鎮遠來遠靖遠四艘至逍遙江口之間或因路遠而未見號旗如水雷艇等固皆無恙也日本軍中本有十二艘及戰比叡赤城二艦先遁西京丸日人稱尋常輪船曰丸本非戰艦日將早令出陣乃緣貪功之故奮機以逐揚威他華艦飛礮中之傷勢甚重其能入大同江者微天之幸也然覆壞全軍尚存九艦華軍以四艦當之鏖戰仍極猛鷲既而蒞來二船艙面火光熊熊將士無從駐足無奈向西駛避日本以飛軍追襲計圖悉數為俘而以正軍萃於定鎮二船自日斜以迄於昏黃彼此不能分勝負日本水師提督見海程漸黑深恐飛軍誤中魚雷之毒傳令火速收隊飛軍遂離陣而歸中國定鎮二船則尾隨日船趨行一程旋振舵向旅順口遡返



日船亦振其旌遙傍之行蓋擬俟明晨再戰也十九日天已大明而杳不見華船之影乃折回大同江是役也華軍陣亡將士約七百員名傷者二三百員名戰船之與於難者揚威超勇經達致遠廣甲五艘廣甲於逃生後將入大連灣匆忙間觸礁而沈尤不值得所餘定鎮來靖平濟六遠皆受重傷不能不入鴨修葺至日本將士之死者共八十員名傷一百六十二員名乃松島一船中共死五十一人而傷四十一人則緣高揭令旗華軍指而目之冀聾敵人之耳目也戰畢之後日本雖不失一船然松島因傷重不能興比叻赤城西京三船亦皆須帶回長崎入塢大修矣

中國海權本不亞於日本不幸師不用命且日船速而華船緩紛紛然慘受傷夷罷戰而歸幾不敢重出大洋一步然日本知定鎮兩大艦實屬海中龍蟠丁提督又頗知海戰今雖受創不能決其兵力之遽墮是以旦夕嚴防未敢出以大意也

中國陸軍敗於平壤之後退回鴨綠江西計逃生衛汝貴部下之五千人馬金緒譯自西音代將之陣亡左冠亭軍門部下之二千人聶桂林代將之又有豐陞阿一千人馬玉崑一千人約共大兵九千名左右

宋祝三軍門慶旅順口提督也時已奉命率師親臨前敵通計全軍一萬一千人駐紮鴨綠江右相近之九連城此軍中又有自奉天來者有自營口來者有自旅順口大連灣大沽口來者聶士成分將之兩軍

合營鴨綠江。計共約二萬人相距三十里之外。則有依堯峯將軍克唐阿部衆四千五百人。

當是時也。日本元帥山縣有朋部下之正軍。仍駐平壤。左近陸續徵調。饜械自大同江登岸。運入平壤。卽以平壤爲中軍根本重地。至十月初五日爲止。前後兩旬間。大有械精饜足之槩。山縣定計前敵若有所需。悉惟平壤是問。十月初六日。以立見爲前鋒。卽率前隊過滄洲。音譯江初十日。至義州。義州與九連城相距鴨綠一江。烽煙正相對也。十月望日。前鋒渡鴨綠江。無拒之者。日本正軍。卽隨其後。二十三日亦抵義州。其後路則由大島副將。與牙山戰將同姓率馬步礮各軍防守加嚴。蓋恐華軍之截斷歸途也。

九連城之上游有靉河。焉從北下流與鴨綠江相犄角。角有一山。是曰虎山。華兵守之。直抵鴨綠江。計之安。原分張左右兩翼。日本測量江水既廣且深。其對岸則地平而低。山縣念直攻九連決難得手。必須先取虎山。繼涉靉河。可拊九連之背。遂定十月二十五日進攻之計。然渡江又非易事也。江廣六百尺深十尺。若欲渡江。必先造橋。欲通大橋。必乘黑夜而所帶浮橋之料。尙未到齊。既苦不敷於用。又須在水上作寒氣逼人。非時時更換。必致凍僵。因而躊躇特甚。不料中國乃事事讓之。也是日黎明。日兵突攻虎山。猶謂聊以嘗試耳。比交辰。正守兵已退。正軍如夢初醒。一出九連城。一渡靉河。分爲兩軍。來奪虎山。日軍力尙不支。急不可解。更不料援兵甫逾浮橋。至已正三十分。華兵業已敗退。日兵追過靉河。至九連城北。



安營住宿

十月二十四日。日將佐藤率偏師在鴨綠江上游義州迤北二十七里。以英程計是篇皆同啟程亦向驪河進發。約定二十五日齊集九連城下以助前鋒。追過江時雖旁有依克唐阿部眾並不以一矢相加。遺祇以爲時已晚不及助戰。二十六日日本振旅入九連城并占安東。查前一夕安東尙有華兵是日亦皆不戰而退。日兵連得九連安東二地計死三十四人傷一百十一人死事華兵之可數者約五百人又有死於水者甚多生存之將士或逃往東北或至鳳皇城更有遠至岫岩者。

日兵既過鴨綠江與其豫定之計無不得心應手。溯日本與華搆難之始固欲驅逐戊朝之華兵也。至是朝鮮已無一華兵朝事遂可惟其所欲更進而圖華地則俟第二軍往旅順口以逞志焉。十月二十四日日兵更由貔子窩登岸惟軍電尙未悉通第一第二軍之聲氣未由聯接乃自九連城先分兵爲三路一向奉天一向海城一向旅順口然皆專務偵探預備大軍之行事耳其間乃略有小戰。十月二十九日立見率第十隊至鳳皇城並未開槍唾手而得諜報云華兵已分投摩天嶺析木城駐足矣。三十日安東日兵分作兩行一行欲奪大孤山進窺旅順十一月初七日遂抵山下一路無阻又越數日遂至岫岩其別一行則遵大路出自鳳皇城十六七等日於路略有戰事至十九日安鳳兩路之兵同入岫岩華兵約有

三千人。日兵又分兩路以攻之。則更退至析木城。日兵欲盡逐大孤山一帶華兵。設立糧臺。以爲平壤之前路。特以轉運維艱。不能多屯士卒。故止留一營以守岫巖。二十三日。一枝遣回鳳皇城。餘皆回大孤山。其在鴨綠江口。又有金坡一地。日兵亦就之運餉。惟仍以大同江口爲第一重地。十二月十五日。河冰凍合。鴨綠江及大孤山下。俱不能行糧械。一切概由大同江至平壤遵陸而來。計約距英程三百里。其踞守鳳皇城。立見之一軍。屢遇華兵進伐。北面及東北面。先於十一月十三日立見率隊出探。奉天遼陽一帶直逼摩天嶺。華兵出拒。因知此嶺屯有重兵防守甚固。並知東面東北面。又有華兵前來。遂退回草河口。招致援師。計得馬兵一隊。礮兵連礮一副。富岡率之。

其時兩軍皆發探卒。各有小戰。十一月十三日。在占馬水。音譯十七日。在豐陽門。十九日。在鳳皇城。皆不甚分勝負。至二十一日。華兵從豐陽門來。小戰於廣店。音譯又知中華兵力之厚。是以野津提督擬合全力以攻占馬水。特派西島副將率陸兵兩營。攜礮一副。從九連城出。先攻廣店。俟得手後。再攻占馬水。又派友安參將率步兵兩營。馬兵一營。砲兵一副。亦從九連城出。走正路。又派富岡參將從草河口進攻。華帥傳出軍令。合占馬水摩天嶺之兵。以攻草河口。時則十一月二十五日也。富岡當之不能遵前令。以進攻。乃仍駐草河口。以備禦敵。西島友安兩路兵。則直至占馬水沿途亦一無攔阻。及探得華兵在草河。



口東北相離九十里遂進犯之是月三十日華兵接仗又敗日兵則仍退守鳳皇城

十二月初旬日本第一軍自朝鮮至滿洲山縣提督率之其中軍在安東合名古屋之第三軍分道守之其餘軍則在大孤山在岫岩在九連城在鳳皇城

日兵既過鴨綠江反不能灼知華軍之舉動惟知伊克唐阿部下有兵四千名於佐藤過江時略一阻拒旋即退往東北宋慶與馬金緒二人各有兵五千人先退至鳳皇城豐陞阿聶桂林二人約有兵三千人退至岫岩及岫岩之西迨鳳皇城失陷宋慶退至摩天嶺馬金緒退至析木城岫岩既失豐陞阿亦退至析木城與馬金緒合十一月初九日宋慶馬玉崑所將摩天嶺之兵盡歸聶士成統帥二人則取道海城收得河南兵二千人是兵先於十月二十六日由牛莊送至海城共有二千四百人南至蓋平欲勦日本第二軍蓋聞旅順之有警報也是時日本第一軍大約未知宋慶將往旅順故一千八百依克唐阿則向吉林而退傳聞添新兵一萬人重至前敵與立見戰於鳳皇城之東北者卽其部下之前鋒也

十二月中旬中東之兵遙遙相對計依克唐阿部衆在鳳皇城北與東北者約近萬人聶士成部衆在摩天嶺約五千人豐陞阿聶桂林馬金緒部衆在析木城約七千人古北口提督葉志超前因自牙山繞道退至平壤得受榮名至是乃下刑部獄聞係由宋慶參劾並因平壤鴨綠江之敗亦惟葉故且牙山實耗

業已傳至都中也。後至九十六年始定死罪。

第四章 記日本第二軍奪旅順口事

自海洋島戰後。黃海之權已盡屬於日本。然猶不能恃爲長計也。故乘機以攻旅順口。志在撥中國海軍之根本。而乘隙窺伺京津旅順。兼有船塢。若爲日得更可使中國無修船之地。於是派大山將軍統領第二軍。此第二軍者。本合第一東京軍山地之所帥。及第六熊本軍之一隊。長谷川統之。各約二千五百至三千人。均受大山節制。別有圍攻之礮隊。與長谷川隊同於九月二十六八等日。由東京啟程。至濟物浦登岸。暫助山縣第一軍。其第二軍之中軍。與東京軍取道廣島之尤奇納。於十月十六日用船三十三艘。或曰載到平壤灣。或曰在大同江口登陸。俟至二十三日。計第二軍之東京軍。弁兵凡一萬五千人。工程隊及兵士之兼充者。四千七百五十人。共一萬九千七百五十人。又熊本軍弁兵七千五百六十人。工兵等一千人。共八千五百六十人。軍中有山礮兩副。馬兵一隊。工兵一隊。守路兵二千人。運送兵七千人。共九千人。圍攻弁兵共一千人。傳令官役一百六十人。連運送兵一百五十人。共三百十人。圍攻兵共分六哨。每哨約百人左右。在保護沿海礮兵中選出所帶之礮。計圍攻礮四尊。口徑十二生的米特。又十二尊。九生的米特。又八尊。十生的米特。蓋係放落地開花彈者。又六尊。九生的米特。與十五生的米特者。同



白毛太

是時平壤灣作爲日本海軍之中軍。伊東提督爲日本目駐其間偵探華兵舉動並探訪盛京上岸之路至保護運兵諸船但派數艦從事其正軍皆泊於此。

中國礮船自在海洋島戰敗之後駛回旅順口修理十月二十日有六船開出道經威海衛察看情形並無再戰之意日人已知其不足懼遂於二十三日從大同江派令運船十六艘運兵赴花園港另有礮船護送或云九艘或云十艘其餘則泊在海洋島向內之羣島瞭望華船踪跡與當日華軍送大同兵用意正符二十四日京兵抵港上岸二十五日後隊運兵船亦至兵既上岸船即退回濟物浦接運長谷川之兵查花園港海水勢甚淺離岸計英程三里有半潮來有水潮退皆泥然在彼中節短取長此口已爲極善矣當京兵上岸時華兵並不出阻故二十五日即遣護送兵先至貔子窩十一月朔山地之東京軍畢進接之地圖華兵欲守旅順口當以後路金州爲最重且亦最易此處海頸甚窄日本雖慣用聲前擊後之技至此則不能繞越其後不免相顧束手且一面爲大連灣屹然六礮臺克虜伯克露沙礮彈咸備得此利器尤足制勝又按金大兩處本有華兵六千五百人迨九月十五日大孤山調去一千五百而蓋平復州之守兵千人業已南下以補其缺屈指仍有六千人日兵之來攻者大約不逾此數至旅順一口

本有華兵七千七百五十人。嗣於七月二十三日爲馬玉崐抽去二千帶往平壤。則止存五千七百五十人。分領於同品之七總兵。統帥宋慶亦已離旅而赴平矣。然至十二月初三初六等日。屢從他處添兵。綜計已有一萬八百人。日兵未攻之前。以湖北提督程之偉帥之。

金州本有大城。其東北面有山與城相近。華兵如欲設守。或在海頸。或在山巔。均無不可。并查此處正當貔子窩京路。蓋可以堅拒敵人也。

中國兵艦聞旅連之警報。竟若置身局外。不預戰事也。者既不知協助礮臺。亦不顧謹防船隔。惟十一月初旬曾從威海至旅。初五日接到津諭。仍卽回威。初九日又至大沽。裝運餉械。十二日又回威海。時東艦停泊海洋島內之羣島。並不闌阻。但不使逼近運兵船而已。是月初五日日本陸兵進逼金州。相距祇數英里。其大隊已出貔子窩而至三十里坡。是地在金州之後。正來往復州之孔道也。尙存步兵一翼。卽路約計千人。山礮一副。馬兵一隊。仍駐貔路。與金州華兵相對。初六日黎明。兩地皆唾手而得。毫不費力。於是貔路之兵徑趨金州。定計與三十里坡之大隊同時進攻。第一起爲三十里坡步兵。約離城三千五百碼。先攻城外華兵。華兵退舍。日礮兵卽踞其營。九點鐘傳令開礮攻城。值貔路之山礮趨行漸近。聞轟隆聲。亦開礮以應之。第二翼兵爬山而過。十點鐘已近金州城北。第三翼兵則由城西濱海一路進十



一點鐘。華兵已紛擾如蟻。向南逃奔。日本第二翼兵。因以炸藥轟北門。一擲即開。遂入城。而以別隊緊蹙華兵。狂追南去。初七日。大連灣之各礮臺。不開一礮。全讓於敵。守臺兵皆逃往旅順。日兵艦於是日黎明。正畏險阻。不敢逼近。忽瞭見臺上皆豎日旗。大異之。日人既得金州旅順。如在掌握。且礮船既到大礮及工程等兵。皆可從大連灣上岸。不必復往花園港險地矣。

十一月初一二日。長谷川兵已在花園港上岸。運船回空。旋於十三日。續運至大連灣。各兵暫在灣中。及金州駐紮。迨十七日。分爲左右兩路。以攻旅順。之後右路兵數占大半。從大路行。直至土城子。而南左路有步兵二營。馬兵一隊。山礮一副。工程兵兩哨。肩挑運送兵及送火藥等兵。各半隊。皆長谷川部下也。當日取道海頸直犯旅順中途。又分一枝。傍海而行。十八日。右路有馬兵一隊。充東京軍前鋒。行至桑臺口。土城子之間。爲華兵所圍。幾盡殲焉。東兵下馬力拒。以俟後援。既而有步兵一隊。至仍不克解。直至後路兵到。華兵始退。東兵計死十二人。傷三十三人。華官卽飛報大捷。且俘獲數人。送至旅順口。斬其首而梟示於衆。此大禍也其在桑臺口之長谷川部。甫離大路。又分一隊。略偏向左。與大軍並行。於是成爲三行。第一軍在右。長谷川在中。其別部在右。

十九日。大山行抵土城子。遂向旅順進發。此路之間。須過一山之西麓。有一小路。第一軍東京兵由之。

山之東爲大路長谷川兵由之然皆山北也華兵在山南是時特派一隊出守水師營水師營者介乎山與旅順之中適當大路華兵多環守於後約離旅順二里有半環之極左爲一子山山足卽船廠之西北隅環之極右則傍海濱最東之礮臺按旅順礮臺本係綿密無間北面三臺一爲一子山一爲安子山一爲黃壇東面礮臺二一爲松鼠山一爲安龍山且山頂峻嶒連絡不斷礮門盡皆向敵實屬形勝天然所缺者祇有礮北山凹一處耳惟是礮式不一如克虜伯山礮車礮圍攻礮八寸徑落地開花礮雜亂已甚又有四十磅彈之阿姆士莊十管之軌德林各種古礮紛然無紀安能適用況東兵從土城子水師營而來正走山凹缺口華人尤手足無措然旅順兵力亦殊不薄自一子至松鼠連守臺兵計共一千六百五十人再至安龍等兩臺亦一千六百五十人其西另有前敵派來戰兵二千五十人又近於松鼠山後者一千一百人船廠正北一千二百五十人另有沿海守臺兵四千五十人船廠相近新募兵九百人統共一萬二千六百五十人其中松鼠山後之一千二百五十人又守西面礮臺之二千五十人則皆金大兩處逃來之敗卒也

十一月二十日下午大山下令次晨進攻預定東京軍先攻西邊之一子山礮臺及安子山黃壇一帶俟得手後乃越大路而東助熊本軍攻松鼠安龍等礮臺乃正在發令之際突有華兵自大路出攻西邊之



東京軍其數約五千人。日本軍礮兵見之。卽開百子礮。華兵不能立足。紛紛而退。二十一日。東兵不俟天明。卽已拔隊。六點十五分鐘。已至軍令應至之地。華兵並不出阻。或者尙安睡而未之知乎。日本第一軍之第二隊。有山礮兩副。至旅順西北正西之間。在一子山脚。距礮臺二千五百碼。後路以第一隊爲接應。另一路在一子山西北。約距三千五百碼。有第一軍之車礮四副。後路以第一軍第一隊派出之兩營爲之接應。圍攻大礮。則在水師營北。約距一千二百碼。長谷川部下。有兵兩營。在水師營東。又一營及山礮一副。在大路。京水師營後。其直京之一行。在長谷川南。相離二里半。大山親帶步兵一營及馬兵一哨。在大路之西。卽圍攻礮之後。然第一軍夜行生路。復極崎嶇。圍攻礮。則自大連灣而來。十八日。登程以後。晝夜趲行。亦殊辛苦。仍冀赴二十二日之期。屆期中。京兩軍互以大礮相轟。八點鐘。東礮齊注於一子山。步兵第二隊由西南進逼。約歷五分鐘。時一湧而上。華兵不俟其走近。已先逃避。步兵邁步登山。大聲吶喊。咸知一子山得手矣。旋有華兵自旅順西邊至。日本以第一隊拒之。華兵卽退。第一軍前後兩隊遂合趨山凹之操兵場。時則沿海礮臺之彈已及日軍。且口京黃金山臺上。礮來尤猛。日兵不能前進。而長谷川兵則猶未動也。八點半鐘。見一子山已得豫備。集兵遵照軍令所指進攻。安龍山安松兩礮臺咸以礮拒而死傷不多。十點半鐘。已至山脚。得躲礮處。姑暫憩焉。第一軍之車礮。瞭見長谷川兵已進。卽還礮以攻。

松鼠山。山高三百尺。長谷川兵欲登其巔。手足並行。艱險特甚。然臺上華兵已先避去。十一點十分鐘。松鼠山兵盡退。礮臺自轟十一點二十五分。鐘安龍山兵亦逃。於是大路以東之礮臺。無一華兵蹤跡。東兵之屯伺彼處者。齊上守之。不必開放一槍。安然得手。顧猶未料。黃金山臺之兵。不戰而退也。故運大礮前往。勞苦數倍。廢時亦復不少。乃至下午三點鐘。往探之下。則已闕其無人矣。東兵閒暇之至。卽於三點半鐘。入城踞而守之。日人至是已全得其東面。惟旅順口西邊老鐵山諸礮臺。礮聲大作。蓋擊海中之東艦也。然相離甚遠。東艦並不還礮。入夜。西邊臺上華兵亦已逃散一空。

日本海軍於進攻旅順一役。幾無所事故。預定在內起手時。船上不敢開礮。恐傷後面之本軍也。惟有數船繞出老鐵山西礮臺之後。在海灣中截華兵之逃過水程者。統計是役日本死六十六人。傷三百五十人。不知下落者七人。華兵約死二千人。不知的數。受傷者亦多。其守兵大半沿海逃過金州。

宋慶聞日人將攻旅順。卽於十一月初十日。帶兵二千出海城。以擊東兵。又知東兵之守金州者不甚多也。冀恢復其地。以斷東兵回大連灣之路。行至新堯。譯音在復州蓋平之間收得六千五百人。此兵係十月二十五

日營口派來救旅。不及暫紮於此。宋慶得之。合成八千五百人。仍向南行。十一月二十一日。離金州不遠。駐金東兵止一千五百人。聞宋至。急備迎敵。自審力量。惟出扼北與東北之角。正對宋軍來路。不作守城。



大局二十一日宋軍攻之小挫次日未及再戰而旅順逃兵至於是此役遂畢  
大山率第一軍及第二隊遡回金州其第一隊則北向復州進發而以長谷川守旅順自日人得旅後越  
數點鐘中國聞耗自知元氣大傷從此不能復戰危險已極因商與日議和之法派津關稅務司德璉琳  
往日日人以其所持文憑爲不足據且不願中國如此派人更不願其派他國人遂卻不與議

第五章 記九十四年十二月至九十五年正月三十一號滿洲戰事

旅順既失於日本山縣以疾告假回國野津代之當山縣之未去也已奉進攻海城之命日本之所以欲  
得海城者其故不可知又當未戰之前東人常言欲到奉天然恐皆虛聲恫喝耳直隸每逢冬季自十二  
月初至二月底全省皆冰大風凜冽東人雖注意於此地而實有所不便若至春融冰泮北河已通則可  
由水道上岸以達京師何必欲到奉天既不欲到奉天何必行走此路惟其中或有別故不肯虛度此冬  
且未定奪取威海衛之計故不到奉天即到威海略用此第一軍以擾海城既可固金旅後路更可牽率  
直隸兵使其調守奉天是則東人之成算也然而此一舉也倘遇華兵靈幹則已危險之至況東兵積勞  
日久設有敵兵猝到不知何以禦之乃東人絕不慮此十二月初三日其第一軍之第三隊徑從安東進  
窺海城取道岫巖析木行於鳳凰城及復州之間鳳有立見復有乃木一南一北如張兩後股以保之東

人慣用後攻一法而不使人得乘其後者大率類此。初八日東兵大半已至岫巖。初九日分爲三路向析木城進發。右路屋失哥也爲總兵北行至黃花店始折西而至析木左路佐藤爲副將沿西行蓋知宋慶現在蓋平兵威甚盛故力保後路以防其驟至也。中路所行則爲孔道。後一日俱自岫巖起程途中稍有阻格。十二日攻下析木城復向西行中右兩路皆直進惟左路佐藤一枝甫至石面嶺卽相近蓋平之處安營駐守以斷宋兵來路。十三日第三隊已得海城華兵七千人見東兵自東面來卽無鬪志一向東北一向西北分兩路散去。

當第三隊登程之後立見在鳳凰城亦非閒坐也。十二月初六日奉命移師冀亂中國軍心杳不知第三隊之內犯立見遂帶三千人赴草河口駐紮。維時依克唐阿方自滿洲北境率兵一萬圖復鳳凰城先告聶士成於摩天嶺。初三日離嶺直趨鳳凰大路並有另枝兵三千人由薩馬吉河來初十日依立兩軍相遇於裴家臺卽刻交鋒依軍死傷百十人而退立兵死十一人傷四十九人乃移營於通遼堡。十一日鳳凰守將派兵出探回報有大隊華兵從薩馬吉河來於是急謀城守次日華兵已到靉河此河在城東四里半十二三等日兩次欲渡而不得惟駐鳳東兵較少不敢出城。十四日東將從湯山添兵至遂攻華兵華兵敗退追至薩馬吉河立見在通遼堡得報分兵往助比至華兵已去依將軍亦回遼陽自後專防。



海城續進之兵並圖恢復海城不暇復顧鳳凰矣。

日軍第三隊總兵鉛佐拉至海城。卽作守禦之計。城外西北東三面有低山如半環。鉛守之。又發探卒。探知蓋平相近。有宋慶部下十一月二十一日。金州敗回兵八千人。及同日。旅順敗回兵亦約八千人。統於徐邦道。山東至營子之兵四千人。張景統之大石橋。北來助戰兵五千五百人。劉盛休統之共二萬五千五百人。皆歸宋慶節制。天莊臺亦有新兵遙助宋軍。又有自海城逃往牛莊兵二千五百人。遼東安山場兵四千五百人。摩天嶺五千人。皆歸聶士成節制。遼陽有吉林兵一萬人。將軍長順率之。將軍依克唐阿在摩遼之間有兵一萬人。奉天又有新兵一萬五千人。

日本若得海城。則蓋平遼陽之路必致中斷。因思十二月十二日。宋提督率兵九千人由蓋而至大石橋。亦卽爲此。其存於蓋平者一張部四千人。一徐部八千人。皆總兵也。乃至十三日而海城已失。宋不及來。遂改計向北。馳往牛莊。蓋欲從別路以通遼陽也。

海城於十二月十三日失。守十七日。東總兵桂某探知宋軍已離蓋平。恐其來襲。豫爲之防。既而宋竟北去。不果來。乃謀進攻。其後以斷遼陽之路。十九日黎明。西出尋之。先是十八日離海城三英里之處。略有華兵蹤跡。十九之晨。倏然不見。下午一點鐘。遇之於耿王寨。第五隊日將初見華兵之退。遽定接仗之計。

既而察知華兵甚衆。不得不盡方。鏖戰。會桂某已命第六隊過返海城。途次聞殺聲。回馬而西。沿途遇雪。其深沒脛。旁晚始抵戰地。第五隊正患人少。不能馳逐。且華兵已築壘於耿王寨。並無退志。日兵第六隊既至。各告奮勇。甚至以槍尖冲上。華兵始退。戰事告畢。天已暮。夜兵皆勞頓。然桂仍令其速回海城。祇留一小隊以防敵軍。而護傷卒。查此隊東兵於十九日丑正敗行。及回海城。已二十日未正。路上積雪二尺。其苦可知。是役也。東兵死六十九人。傷二百七十四人。華兵死傷不知確數。雪中大約有國殤三百具。旁觀者以爲此戰雖小而大有裨於東人戰勝之機。於今計之。使宋軍不能與遼陽通一也。從此西路華兵不復來攻。使第三軍平安無事者幾及一月二也。但華兵雖不來攻。而其在西路者數仍不少。

馬玉崑在天莊臺接統新添之兵。前往牛莊。宋慶退至馬後一帶。部署軍事。九十五年正月初四日。由錦州調到華兵八千人。張總兵仍駐蓋平。有兵四千人。是時日本軍中有金旅兩處。第二軍之隸屬大山部下者。正將派助第一軍。日將乃木率第一隊已至復州。先於正月初一日。金州派車礮兩副。馬兵兩隊以助之。乃木瀕行。受命於大山曰。汝先攻得蓋平。卽告知第一軍主將。以示聯絡。至汝所應隸屬者。仍本帥也。於是乃木率馬步礮各兵而北。初八日至熊岳。初九日進距蓋平八里。駐軍。初十日天明。進攻蓋平。蓋平有一河。約闊五十至七十五碼。距城約二百五十碼。華兵駐城南。河畔城與河相隔處已築泥城。約長



二千碼。

合英程一里餘。

華兵在泥城外遙待東兵。東兵踏冰過河，略無遮蔽，直至九點半鐘，頻頻開礮，全不得力。

會據探報，後面又有華兵大隊來援。計惟有拚命直前，不待其援兵之至，遂徑向泥城沖進。華兵開槍珠聯不斷，然東兵尙離一百碼之遠，早共返身而逃。時則援兵已至，乃亦卽止步，相將逃去。率此援兵者，蓋卽徐邦道也。當宋提督離蓋平時，聞乃木已自復州來，故命徐邦道由牛莊馳至助張防守。而又無功是役也。日兵死四十六人，傷二百六十三人，死傷華兵不知其數。惟據一華官云：死九百人，傷三百人。俄報蓋平華兵亦皆向西北退去。駐紮營子太平山爲營子之屏蔽，乃木派哨跟蹤而進，至蓋平山北外皆平陽大道，直達牛莊。是日乃木遵大山軍令，通知第一軍之第三隊，知其中已有一營行抵大石橋矣。

覆覈上文，尙有一事。當日第二軍上岸時，卽從大孤山起立桿通電。九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歲工於是金旅消息直達朝鮮。日本別由大孤山內地通至海城，亦此次所造軍電也。其由金州至蓋平者，中國故道也。故乃木自復州起行後，一路軍報往來不絕。

九十五年正月十七日，有華兵一萬五千人。一由齊齊哈爾，依克唐阿將之；一由吉林，長順將之；一由蒙古，韓邊外率之。此兵先集遼陽，又分隊斜至牛莊，兩路來攻海城。特人數雖衆，竟如無力者。然及戰，日本僅死三人，傷三十八人，而華兵已退，聞共死三百人。二十二日，華兵又從西面來攻，數約一萬二千人。另

有徐部下八千人。日將桂某因華兵往往先退。計欲引而近之。事將垂成。而華兵仍先退。聞共死一百二十人。自此以後。至二月十六日。始復重有戰事。蓋其間南方正攻威海。中東兩國陸路軍情皆回皇不定也。

第六章 紀日本第二軍奪威海衛事

旅順既失。華艦匿迹於威海衛灣。雖無欲出之勢。然不能視為蔑如也。日本海軍圖犯北直隸海灣。尤切後顧之憂。故雖在滿洲之陸軍已預定侵犯京師之計。仍必先攻威海。以滅華艦。然後海路大通。

東兵既得旅順。常遣各船運送糧食器械。至濟物浦。平壤。盛京。鴨綠江口。大孤山。大連灣等處。源源屯積。以便轉運前敵。迨至正月初旬。召集運船。齊泊宇品馬關地方。候令運兵。其派攻威海衛者。爲第二仙臺軍。第六熊本軍。所存以之。添入大山部下第二隊。先令人探得威海一路。可從山東東北角榮城灣上岸。於是陸兵戰艦與運船等均於正月十七日羣聚大連灣。十八日特遣巡船三艘往登州。略開數礮。以眩華軍之耳目。是日旁晚。卽到開礮。略攻旋避。泊於毛島。次日回過登州。又放礮數門。二十日大隊已往榮城三船。卽歸元隊。守榮城之華兵果緣登州之故。猝不及防。先是十九日大連灣有運船十九艘。開往榮城。二十日又開十一艘。皆載第二軍而去。二十二日大山部下第六軍撥留數隊駐守大連灣。大山帥其



中軍分登運船二十艘。亦到榮城。其十九日。派去之第一軍。作爲正軍。討松島巖島橋立千代田四艦。及扶桑金剛比叡高雄八重山五船。沿途護送。爲前鋒。二十日天明。行至榮城灣。時則榮城華兵三百人。大礮四尊。似有阻拒之意。乃八重山祇開數礮。華兵已不知何往。查運船中食用諸物。約數六禮拜之用。東兵遂上榮城灣海岸。是處風浪極平。渡登甚便。其第二軍。則於二十二日。上岸。第六軍。於二十三。四。日。上岸。至二十五日。大山及中軍。亦上岸。離海西行八里。卽榮城縣治也。第二軍。先於二十日下午。直入城中。故中軍登陸之後。卽就城闔駐足。嗣是數日。來日本礮船在海遊行。祇留淺水船守護運船。而派第一軍之三飛船。往查威海衛情形。入夜。則添水雷船十艘。助之後。見華艦無出海意。故祇每一晝夜。輪派一艦。前往伺察。餘皆歸隊。停泊。惟每日必有一艦。專司稽查。每夜不論是何天氣。水雷船必出巡一次。以上所云。係日艦別立之法。計正軍四船。卽松島巖島橋立千代田第一軍。又名飛軍。其船爲吉野秋津島浪速千代田第二軍。船卽扶桑金剛比叡高千穗第三軍。船爲筑紫葛城大和武藏天龍第四軍。船爲赤城摩耶大島馬海愛宕另有四礮船。專司游擊者。不歸隊。伍水雷艇分一二三隊。一隊三隊各四艘。二隊六艘。

東兵既至榮城。旋分兩路。往威海衛。第六軍居右。沿海岸行。第二軍居左。與第一軍隔四里。不啻並轡而進。仍留一小隊於榮城。迤南約五里半。以保運道。正月二十六日。全軍起程。先兩日已派馬兵及第三隊步兵。前往探路。兼充除道之役。二十六日。第三隊步兵與華兵遇。華兵卽退。並未止足一戰。二十八日。

左軍至鍾家口。子入山之路也。右軍至鮑家坨。亦將入山安營。暫駐設法。遣探威海衛情形。查中國保護威海礮臺者。分爲三等。劉公島雙島一也。陸地一東一西均在近島角上二也。後顧煙臺來之陸地小礮臺三也。平時陸地守臺兵二千七百人。島上千人。將戰則已調動。故練兵帶往牙山而調山東等處兵以補其缺。當東人來探之際。劉公島有華兵一千五百人。東西兩礮臺各三千人。正月二十四日由天津往援之四千人須遵陸行華程一千八百里自然不及趕到此外有中國海軍之鐵艦二巡船五夾板船一礮船六水雷船一魚雷艇十一共合水師四千人停泊口內其東西兩口門已用木簾堵塞止留窄口可容一船出入其海灘之大礮俱係後膛新製京口有似此之礮臺五。一曰龍廟嘴。二曰羅缺嘴。三曰趙北嘴。四曰三夾水。五曰羊峯頂。此臺可兼各臺皆另築土城以資保護。自羊峯頂起至龍廟嘴止。如有從內地來攻者。土城可以阻之。其最高最要之一小礮臺名曰摩天頂。中用車礮。摩天頂與羅缺嘴之間亦有一小臺用小礮。羊峯頂之南約三里半有一高峯。試登其上可以瞭四達。此峯與臺城之間有一小河從西南來繞過山脚直流入三峯灣。是時河已冰斷。追冰未泮。如履平地。二十九日東兵預備接仗。第二軍前進。華兵後退。遂占鍾家口子之西北。卽山之東南麓。息爲第二軍派兵守之。晝夜不輟。第六軍亦派兵張幕直至海灘。第二軍先下令曰。明日進攻華兵。期得威海衛南之一山。山中有華兵在焉。第六軍亦下令曰。本軍爲後備。如見臺兵來救山兵。卽



出截之。按軍令必不止此。蓋第六軍定受中軍之令。亦當前攻。豈祇爲後備哉。三十日六點鐘。左右兩軍齊出。同時日本六砲船亦開至三峯灣。遙向裏邊礮臺開礮。至十一點半鐘始止。蓋藉以牽制臺兵。而俾左路第二軍乘間奪山也。華兵乃果中其計。至九點鐘南山已失。華兵退去。東兵派出一營追至海灘。爲華礮船所見。卽有三四艘駛近海旁。開礮轟擊。東兵受創而退。右路第六軍首爭摩天頂。先於八點一刻鐘奪得雖羊峯頂。有礮橫擊而傷人不多。越數分鐘小礮臺亦已歸日。於是臺之向內地者盡爲東占。東人既至此地。又至海灘中國大臺及礮船之大彈固可以攻擊者也。但摩天頂地勢較高。且東人新得頂上礮臺之礮並有自帶之山礮。一經回擊。羊峯頂必先受其災。正相持間。遠處突飛一炸彈。至東軍中第十一隊小寺少將斃焉。十二點半鐘羊峯頂火起。華兵無奈棄臺而去。不一時三夾水兵亦遁。又越五分鐘忽聞大聲隆隆起。趙北嘴亦潰。守臺兵皆沿海向西奔。路經摩天頂之小礮臺下。已有東兵一營駐紮其處。開礮要擊。死傷不少。中國水師提督丁汝昌早知礮臺之難守。謂若爲敵所得。必致旋轉大礮以攻我。船我將安所逃避。因遣人往拆其礮。無如有人駭斥。祇得停止。甚至已拆者亦仍裝好。蓋制於天津之軍令。決計不行也。後見東口礮臺已失大半。亟遣水師三十名登岸。放膽拆毀羅缺嘴之礮。而勢已不及。遂令羅缺嘴及龍廟嘴兩臺均於十二點四十五分鐘委之於敵。東人亦預思得礮以攻船。故先調艦內水

師撥入陸軍隊中以備一得礮臺卽用華礮以擊華兵又早慮及華兵如不能守臺必預將要件拆去一礮卽無用故從旅順帶礮前來以備裝用而丁之所料則可謂不幸而中矣羅缺嘴臺有廿四生的米特礮四尊約徑十寸東兵得臺時卽用其三旋轉裝好以擊雙島礮聲一起華艦及他臺羣焉注目夾擊羅缺嘴有兩礮爲其所斷然東人仍用其一擊至四點鐘始止華艦以爲東人已去亦卽停擊而是日之戰事以畢東人全得東岸諸礮臺志得意滿不甯惟是舉東面之木牌與海口所繫礮雷之線亦均在其掌握中國雖有水雷一無所用矣日本此戰僅死六十四人傷一百六十二人是夜第六軍仍駐三夾水第二軍則分居威海與小河間之鄉鎮

正月三十一日東兵在內休息預備修整所獲之大礮以供後來之用是日派定水雷船往攻華艦乃北風忽起天降大雪無奈退回

二月初一日日本第六軍留兵屯守東口礮臺而以大隊爲第二軍之後應第二軍卽進攻威海衛城沿路皆山竟有阻塞不通之處又值風雪交加其苦萬狀如欲改趨捷徑則華艦礮力可及於彼於此總不外行路難三字及至與煙臺來路分叉處將折而北前導者忽見華兵約二千五百人結隊而來當大雪中猝然遇此危險已甚幸後應兵亦到華兵向西遁去旋知此隊正是西口守臺兵恐斷後路而先逃者



也。臨戰時。華死百人。東死六人。傷三十九人。是日。威海衛天氣極惡。東艦不能停泊。祇得退回榮城灣。以避風浪。惟在三峰灣。留駐水師第一飛軍之四快船耳。

初二日。第二軍入威海城。無阻之者。細查各礮臺。皆已虛無。一人礮亦盡壞。此非守臺兵之所知也。丁提督見兵逃遁。急遣水手奔往。毀之。東艦之至榮城灣者。據伊東提督報稱。全船皆結堅冰。浪入礮門。亦倏成冰。積厚至一寸許。此後。日本陸軍反退在後。一切皆藉力於水師。惟東口礮臺之陸軍。仍助水師之力。冀得礮船及劉公島雙島。

初三日。天霽。日艦與奪得之礮臺。合力以攻華艦。不分勝負。入夜。擬遣水雷船潛毀木簾。而事不得成。惟查見一路。可通小艇。然水淺石露。殊不易行。

初四日。伊東因有隙可乘。特派第二第三水雷艇隊。乘夜入口門。月色正明。無從下手。俟至月落。已交初五丑刻。方得偷入。第三隊在前。先過險道。第二隊之六艇。則過其四。而攔其二三。隊本欲沿灘行抵西口。然後共攻華艦。乃第二隊久阻不前。誠恐天明。誤事。直衝中華艦隊。時則第二隊尙帶木簾。邊已爲華兵瞭見。礮聲驟起。正值煙霧迷漫之際。三隊中第九號艇。遙見兩枝桅船。疑爲定遠。急放一水雷。雷去而小彈適至。破其水鍋。傷四人。死四人。第十九號艇。馳救渡登其人。而鉤住其毀船。帶回三峯灣。第廿一號。

艇已至。遇第八號艇。知其暗輪受損。亦帶之出。第三隊雷艇。自受擊後。仍向西行。華兵未見。乃轉舵向之。無何。又見礮船。大震。東艇仍直前不退。約離艦四百碼。放出水雷四具。煙多雲暗。不知曾否擊中。旋即相將退出。第廿二號艇行至龍廟嘴。觸礁而毀。初五日下午。知有一華艦下沈。正值水淺之處。繼知卽定達也。此次日本水雷所中者。止此一船。日兵共死十九人。壞船一重傷船二。卽赴旅順口修理。

初六夜。日本第一隊水雷艇。又奉伊東將令。潛入東口。第二三隊。則從西口兜入。第一隊將抵威海角。折而東行。以攻華艦。相離不遠。又爲華艦所見。東艇連放七水雷。卽刻轉舵逃出。俱無損傷。然不知華艦若何也。比天明。乃見來遠懷遠及白沙報信船。皆已沈沒。

初七日。兩軍以艦隊相見。東艦合攻劉公島。雙島岸臺助之。雙島之礮聲。忽嘹查該島有升降活動。礮竟爲龍廟嘴礮所壞。俄而藥彈庫失火。則中趙北嘴臺之礮也。方開礮時。有華雷艇十一艘。冲出西口。意圖逃避。俱被日船截住。或沈或捉。無一存者。自是日人皆志在礮船。之必得。卽將十二寸口徑之冲天礮。擊至劉公島西面。並可擊至礮船。使中國雷艇尙存。則有快礮機器礮。東軍烏敢近哉。

初九日。兩軍互發大礮。一在船。一在臺。其間有最遠之一彈。從羅缺嘴臺上。擊中靖遠。劉公島礮聲。亦爲冲天礮擊止。



十一日又戰不分勝負。十二日丁汝昌送降書於東軍約毋傷害中外人性命。由是往返互商十六日議定十七日東艦全行入口。

按劉公島死傷之數雖不能詳然亦必不多似丁可不必遽降也。或云東人開放百子彈守臺兵不能禁受無奈乞降。特東人所有此種炸彈僅止二月初九日曾用之九生的米特礮中或者是日西臺守兵死傷較多。又或鎮遠亦中此礮多所死傷然臺上船中人皆有限縱多傷死亦與劉公島何干。至於連日且攻之際東軍初無妨礙於船臺蓋其意並不欲攻臺攻船也故停泊四千六千碼之外惟東軍實牽制華兵耳目不使劉公島礮攻擊岸上礮臺而其船內亦曾中華彈死八人傷三十四人。

東兵既入威口華軍所交之船爲鎮遠濟遠平遠廣丙及礮船六艘惟釋康濟一船以備載送丁汝昌等至煙臺而丁已於十二日自盡矣。其初七日逃出之水雷船十一艘被日本捉獲六艘修理完竣添入日隊鎮遠於十一月初七日駛進威海時觸礁受傷日本既得之後拖至旅順口修整送回本國日本既全得威口及各戰船盡除北洋海軍之力忽又集兵於旅大冀成末次之功則其意欲進京師也。職此之故所得威岸之礮可帶則帶不可帶則毀至二月底僅劉公島有兵留守餘盡退至旅大第二軍派在旅大之間第六軍與旅順存兵合。

第七章

紀滿洲戰事

自九十五年二月初旬起至和局告成日止

二月十六日。華將軍長順。依克唐阿及總兵徐邦道。率師續攻海城。分三路進。一從北。一從西北。一從西。共有一萬五千人。然數雖多。而人易敗。約死一百五十人。日本則僅死三人。傷十一人耳。析木城中。駐有東兵第三軍之一營。及第二軍之後備步兵。十七日。約有華兵千人來攻。其狀與土匪等。二十一日。華兵又攻海城。祇開車礮。並不近逼。而日軍中。皆有盼望添兵之意。蓋是時。中東兩軍。正在牛莊相近處。互相逼近。中國添湖南撫臺吳大澂一枝。是月初六日。由山海關而至天莊臺。有兵一萬。日本添山地一枝。由金州帶領第一軍前往。蓋平此軍。本隸大山部下。今乃併入第一軍中。以是月初十一等日。在金州動身。二十日到蓋平。新兵既到。於是守蓋之第二隊。向紫開平北面。迤邐長九里者。今又增長三里。直抵太平山。山長二里。高一百八十尺。四面平。原可以瞭望於戰事。大有裨益。二十一日。華將馬玉崑率宋部下兵擊退日兵。太平山當歸於華山地。以此山為重要。決意欲再取之。二十三日。集兵二十四日。黎明進攻。馬軍馬玉崑退下。而仍居山北鄉鎮中。山地。今不必追入。且在山上開礮。以試其能。逐華兵與否。設或不能。然後派兵往追。詎華兵一見。即退絕無留戀。當是時也。平地雪深二尺。寒暑表低。至末度之下。凍兵死三十人。傷二百二十人。凍僵一千二百人。華兵不知死傷若干。惟查後來至營子。美國人所立之紅十字。



會就醫者計有八百人耳。東兵時在滿洲所欲得者莫如營子。蓋自大孤山以至旅順口中途無上岸處不能運送糧食接濟海蓋。今值開凍期近故汲汲然欲取牛莊也。但觀其光景第一軍兵力不足第三軍尙在海城四圍。華軍甚多不敢調動。按照軍開海城四圍之華兵計遼陽一路有依部二十營長部亦二十營老牛莊有徐邦道十二營魏光燾六營劉盛休四營營子及近營子處有宋部五十二營摩天嶺有聶部十營共有一百二十四營計六萬二千五百人。於是野津定計第一軍按兵不動而命第三軍出海城略帶第五軍爲助以攻遼陽一路。勝則第三第五軍向西從老牛莊而至營子第一軍與之聯絡以攻宋軍。卽乘右邊攻遼之際其左邊第一軍分兵往守海城。議既定第五軍先於二月二十一日從鳳皇城添兵六千攜礮二十四尊而行。首過黃花店繼過小山直至鞍山寨時正三月初二日也。駐海之第三軍則於二月二十七日齊集。次晨四點鐘從海城出。因華兵多在北面故向北行五點半鐘離海城二里半奪得華兵所守之山臺。華兵從北與西北兩路退去。東兵旣清北路轉而向東欲得遼陽大道命大迫帶第五隊又派兩營往守海城。次日兩營返海與第一軍分備城守。是日之戰東死十五人傷一百九人華死四百人傷數未知。察看二十八日華兵行徑本有恢復海城之意。時東兵已赴東北徐邦道率二千五百人自西而來不料甫至而第一軍守兵已到卽被攻退。是夜第三軍駐於豆腐鋪三月初一日拔隊向

遼過華兵四千人於見仙鋪華兵驟見此軍又知鳳皇兵將從析木城至此因向北逃約有二里之遠初二日東定戰法大迫分枝繞華兵之左正軍則攻其前及初三日出視華兵已於隔夜逃去遂向鞍山寨進發預料華兵必在此止步候戰也無如甫抵其處又爲第五軍從腰沖出不能立足第五軍之來也一路無戰事惟被天打甚苦既抵鞍山寨乃派小營守之而與第三軍前進約行三里半合向牛莊第三軍駐於蔣家墩第五軍在其右是月初二日徐邦道又領一千五百人從牛莊一路來攻海城意謂陳兵離海有隙可乘也嗣知守禦甚固不戰而退

三月初三日東兵在牛莊東六里半住宿傳令次早黎明進攻湘勇五千人蓋係去年十二月間由京派來者惟當初四日東兵近前之際忽有二千人離牛莊而往高桿音譯則牛莊兵止有三千矣日本第三軍兜至北西兩面第五軍則在東南兩面比屆十二點鐘徑入街坊方其未到之前礮攻約一時許既到戰殊猛華兵匿迹房屋中東兵在街攻打至五點鐘仍不能成事乃設一法先以礮擊坍房屋華兵無奈有降者有始終拒敵者有知其無用而遁者入夜十一點鐘礮聲始止總計東死七十人傷三百十九人華兵三千人中死二千人被擒六百三十三人或怪東人何必如此縱殺殊爲殘酷美兵艦中人言我已查明設令身當其境亦難保不如此蓋華兵藏匿屋中常放暗槍其仆在途中者仍挾槍刃見東人過必斫之東是日吳大澂由天莊臺至營子然並不帶兵宋慶正在人不得不刺而死之然華人之忠憤未可厚非也



營子預料東兵必來故漸以兵退至天莊臺所有太平山營子中間之華兵盡行散去日兵卽占其壘初五日傳令昨奪牛莊之兵祇留一營守境其餘俱向營子進發計行七里其第一軍之派守海城者亦來合隊初六日第一三五等三軍同向營子高桿兩地第三軍在右第一軍在左第五軍在中旣至其處以第一軍城守惟河口之礮臺至次日始易人接守東兵欲到天莊臺定於初七日多遣兵卒往探會遇大雪乃僅派一哨至天莊臺三里外逐退放哨之華兵初八日各軍起行第三軍由高桿向天莊臺路至與營子來路相連處第一軍由營子路至相連處駐於第三軍後路之左第五軍則越過之而駐於其右當下派兵往探大島率之逼近天莊臺知中國有礮三十尊列於遼河之西兵數不知其詳約有三萬其二萬爲宋部下兵一萬爲吳部下山海關兵吳巡撫不在軍中而厥後則責辱及之矣初九日七點半鐘東兵進攻先以所攜之車礮九十一尊列於遼河之東正對天莊臺第一軍助其左第三軍助其右而遣第二隊過河抵華兵之右腰第五軍亦過河而抵其左腰自九點半至十點鐘天莊臺南面卽華軍之右腰已聞礮聲又其對河及天莊臺之左亦經第五軍踏冰而過相離四千碼之遠約五里遇見華兵三千人戰至十點鐘第五軍獲勝華兵紛散東兵遂進至天莊臺北此際華兵除拚命立腳拒敵外惟有各尋走路或向西北或正西或西南此數路大都得脫其有逃過兩腰者輒被東兵要擊十一點鐘天莊臺火起東

兵已入城而復退。共死十六人。傷一百四十四人。華兵死傷之數。不得實在。或云死二千人。當下退至錦州。於是營子之北遼河兩岸三十里至四十里。無復拒日之兵。其向遼陽一路最近者。惟鞍山寨。尚有華軍耳。營子既無人騷擾。貿易較易。東人乃派第一軍回蓋平。第三軍祇留一枝駐紮牛莊。營子餘回康王寨。第五軍則派小枝紮近鞍山寨。而令大隊回海城立見之隊。仍守鳳凰城。迨開通九連城一路本地略有戰事。係從九連東北山中出拒日人者。至是時戰事將了。中國已實派大臣出外講和矣。

旅順失守以後。

德璉琳

奉派赴東會議和局。未得成功。上文曾略言之。既而中國商派張

蔭桓

邵

友瀛

二

使臣俟美員福

世德

前來相助。爲理福既至。又有耽延。至正月三十日始到東洋。而威海衛之東礮臺已

於是日失守。當兩使臣到東之時。卽覺此事之無成。何也。東人查閱文憑。並未實有全權字樣。空與議論。

何益之有。華政府爲言。願補國書之缺。而日本不允。中國乃改派李中堂赴東。斯時環顧中朝。除中堂外。

實無第二人名。高權重足辦此事。不甯惟是。日本亦祇此一人。願認欽差。以禮相迎。於是李中堂遂挈公

子

經方

航海而去。三月二十日行抵馬關。日廷派全權大臣伊藤博文。迎至館舍。開議和約。惟是日之前。

東洋第二軍後備兵四千五百人。已乘運兵船護以礮船。開駛南行。二十一日到澎湖島。二十三日攻破礮臺。登岸守之。其所以遣往奪地者。因知李中堂將到。特爲索取臺澎地步。且以前尙無把握。不得不汲。



汲圖之也。二十四日和議暫停。緣有日本暴徒行刺李中堂事。雖曰不成而槍彈已入其額。危而獲安。實爲大幸。顧東人抱歎特甚。卽自承認其罪。且減耽延和議之關繫。允自三月三十日起至四月二十日止。息兵罷戰。不索押款。是時直隸海灣冰融雪霽。日本雖已開和議。仍預備前往津京之兵。四月十四日羽林軍與第四軍之名曰大阪者在東分配五十船由馬關開至大連灣。代皇辦事之能仁親王亦至旅順。水陸全權盡歸之。於是大山之第二第四第六軍合於羽林軍齊集。旅大及相近處所靜候登程。山縣之第一第三軍亦由蓋平康王寨等處漸次南行。擬登船直往山海關。而念船少兵多。必須分數次裝運。故聚餉械兵士於旅大實較便於北面之牛莊。其第三軍則由營口登船。祇留第五軍駐紮在北。自營子起直至鴨綠江中包海城鳳凰九連等城。一律歸其分守。是時又探得華兵約有二十萬聚於山海關至北京一路。滿兵尙不在其內。此兵俱從各遠處徵調而來。數雖極盛。然以視曾經戰陣之兵。未必此愈於彼。四月十七日和局告成。約已書押。息兵期展至五月初八日。以俟換約於煙臺。而戰事由此畢矣。按照中東初約。遼東海角一路由海城至營子均歸日本。連旅順等在內。旣而改訂專約。東兵退出以上諸地。惟臺灣則割讓威海衛則作質耳。

嗣後東兵分別凱撤。第一軍於五月底先返。主將山縣早歸第六軍之第十二隊繼之。第三第五軍亦繼之。羽林

軍則派往臺灣第六軍之第十一隊往守威海衛第四軍仍住遼東旋至臺灣協助羽林軍。

戰事清單一 兩軍總數 死傷人數附

戰地	戰期	華軍總數	陣亡	傷不知	日軍總數	戰死	傷
----	----	------	----	-----	------	----	---

牙山	九十四年七月廿九日	三千五百	一百	約數下同	三千五百	二十九	五十九
----	-----------	------	----	------	------	-----	-----

平壤	九月望日	一萬四千	二千		一萬五千六百	一百八十九	五百十六
----	------	------	----	--	--------	-------	------

渡鴨綠江對岸	虎山十月廿五日	二萬	五百		一萬七千七百	三十四	一百十一
--------	---------	----	----	--	--------	-----	------

草河口	十一月廿五日	六千五百	不知		一千四百廿	八	三十四
-----	--------	------	----	--	-------	---	-----

草河口東北	十一月晦日	二千	不知		二千五百五十	無	六
-------	-------	----	----	--	--------	---	---

彭家臺	十二月初十日	三千五百	一百十		三千一百四十	十一	四十九
-----	--------	------	-----	--	--------	----	-----

析木城	十二月十一日	四千	一百四十		三千五百九十	十二	六十二
-----	--------	----	------	--	--------	----	-----

鳳凰城畔	十二月十二日	三千	七十		二千五百五十	無	八
------	--------	----	----	--	--------	---	---

康王寨	十二月十九日	一萬三千	三百		五千五百五十	六十九	二百七十四
-----	--------	------	----	--	--------	-----	-------

海城	九十五年正月十七日	一萬五千	三百		九千四百	三	三十八
----	-----------	------	----	--	------	---	-----



又海城 正月廿二日 二萬 一百廿 八千四百 八 三十

海城三戰 二月十六日 二萬 一百五十 七千五百 三 十一

海城四戰 二月廿一日 二萬 一百十 九千八百 二 六

太平山 二月廿四日 一萬七千五百 不知紅十字會醫傷八百 一萬 三十 二百廿

海城北 二月廿八日 二萬 四百 一萬二千 十五 一百九

牛莊 三月初四日 五千 二千 一萬四千二百 七十 三百十九

天莊臺 三月初九日 三萬 二千 二萬八千四百 十六 一百四十四

以上所稱日軍係日本遣出之第一枝山縣有朋將之華軍則統將甚多名目不一未能備紀

金州 九十四年十月初六日 六千 不知 一萬二千 無 不知

旅順口 十一月廿一日 一萬四千五十 二千 一萬五千 六十六 三百五十三

又金州 十一月廿一日 八千五百 五百 一千五百 七 四十七

蓋平 九十五年正月初十日 四千 九百 六千七百 四十六 二百六十三

威海衛 正月廿九日 六千 不知 一萬九千 七十四 二百十四

以上日軍係日本遣出之第二枝歸提督大山巖節制

華軍說見前

豐島 九十四年七月廿五日 不知

不知

不知

無

無

海洋島 即大東溝九月十七日 未詳

一千

三千八百廿三

八十

一百六十二

威海 九十五年二月未詳初三起十一止

不知

不知

廿七

三十四

以上中國海軍丁禹廷軍門汝昌將之日本海軍伊東中將祐亨將之

戰事清單二 日本死傷總數

戰死 臺灣戰事至九十五年六月八號止不與其列

七百三十九

先傷後死

二百三十

霍亂病死 同上

一千六百二

他種雜病死

二千五百四十六

共死四千一百七十七人 傷三千九百九十九人

皆在霍亂就醫二千六百八十九人 雜病就醫五萬一千一百六十四人

山縣第一枝 六萬九百七十九人

病者三萬九千九百七十七人

大山第二枝 未知

病者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

水陸雜軍 未知

病者一千九百六十三人

戰事清單三 中國失去戰艦紀數



艦名	艦用	艦質	馬力	點鐘	行海程	載重英權	裝礮	失期	失事
定遠	守口	大鐵甲	六千匹	十四	諾脫半	七千三百五十墩	十四門	九十五年 二月五號	雷燬
鎮遠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二月十 七號	降敵
經遠	巡海	鐵甲	五千匹	十五	諾脫半	二千九百墩	十二門	九十四年 九月十七	沈海
來遠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九十五年 二月六號	雷燬
致遠	同	同	七千五百匹	十八	諾脫	二千三百墩	十七門	九十四年 九月十七	沈海
靖遠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九十五年 二月九號	礮燬
濟遠	同	同	二千八百匹	同	同	二千三百五十五墩	十二門	二月十 七號	降敵
超勇	同	無甲	二千四百匹	十五	諾脫	一千三百五十墩	十八門	九十四年 九月十七	沈海
揚威	同	同	同	十五	諾脫半	同	同	同	火焚
代安	廠在報信	木質	六百匹	十	諾脫	一千二百五十八墩	十門	十一月 廿一號	旅順陷敵
湄雲	同	同	四百匹	八	諾脫	五百七十墩	八門	九十五年 三月六號	牛莊陷敵
操江	礮	鐵皮	三百六十四	九	諾脫	九百五十墩	九門	九十四年 七月廿五	豐島陷敵

明濟 同 未詳 未詳 七百五十墩 未詳 十一月廿一號 旅順敵陷

鎮海 礮 蚊子 四百八十四 九諾脫 九百五十墩 九門 未詳

鎮東 同 同 三百五十四 八諾脫 四百四十墩 八門 九十五年二月十七日降敵

鎮西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鎮南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鎮北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鎮中 同 同 四百四十四 同 同 同 同 同

鎮邊 同 同 四百八十四 同 同 同 同 同

海鏡<sub>廠在</sub> 練習 未詳 未詳 未詳 一千四百五十墩 未詳 九年十一月廿一號 旅順敵陷

廣甲 差遣 鐵皮 同 十五諾脫 一千二百九十六墩 同 七門

廣乙 礮 同 同 十七諾脫 一千二百一墩 同 七月廿五號 豐島焚火

廣丙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九十五年二月十七日降敵

廣濟 練習 未詳 同 未詳 未詳 未詳 同 降敵後還



戰事清單四 日軍用械之數 附餉需

戰地 軍隊名 每槍發彈 礮 發礮時 發出尋常彈 又炸彈 共發礮彈

成歡九隊廿五不用

平壤十一營十八又

又 廿一營 五十五 又

朔甯一枝十八六四點鐘六十三二百八十三百四十三顆

又  
一營第一  
四十四大島  
將之

又  
一營又  
廿六同上  
十四三八點鐘同上  
營三百廿一  
一千一百廿八同上  
一千四百四十九顆

又  
三營  
又  
廿  
同上  
計合

虎山 三軍 三十 廿四 三點鐘 八十三 一百五十一 三百三十四顆

又  
五軍  
廿六  
六  
又  
無  
四十五  
四十五顆

旅順 一翼即塔門廿七  
六十二又  
三十九無  
五十三  
六十二顆  
五十三顆

又  
二翼  
八百六  
三十六  
三點鐘  
二百廿九  
一千四百五十一  
一千六百八十顆

又 三翼 四百八 六川<sup>長谷</sup> 一點鐘 三十三 一百六十四 一百九十七顆

又 廿四翼 三十 六行<sup>左</sup> 半點鐘 三十八 無 三十八顆

又 十四翼 廿一 卅<sup>園攻</sup> 大礮 一點鐘 七十三 廿二 九十五顆

蓋平 一隊 廿七 十二 二點鐘 七十二 五百七十 五百七十七顆

太平山 一軍 廿七 廿四 三點鐘 九十四 一千二百廿三 一千三百十七顆

牛莊 三軍 十三 不用

又 五軍 六百五 又

威海 二軍 一百六 卅六 二點鐘 一百十四 一百十三 二百二十七顆

又 六軍 十四 十二 三點鐘 一百二十一 一千二十二 一千一百四十三顆

天莊臺未詳 不用 八十四又 四百三十七 二千二百八十九二千七百廿六顆

別有二三小隊每兵一槍用彈約百顆按日本軍制與中國異故一切名目如軍如翼如營如隊之類大都以意爲之其所謂師團旅團者不能強爲分配也

日本東京日日新聞云九十四年七月十九日軍中開呈清單經陸軍省部會計司查明總共付出

日銀一垓六京四兆二億四萬八千八百六十四圓每圓約合華銀七錢三分其中計分二注一五京四兆六億六



按隨後並未  
見有續報

日本軍行日記

音譯

譯音在蓋平東北十五里山縣與代  
山縣之野津曾會於此互定戰計

自後與他軍同行直至戰畢始率第五軍同返海城

南在金州東  
十一里

此軍住金州者  
凡五十一日

廿八日分兩隊至威海衛

離鎮約英  
程三里半

三編卷二

三十一 廣學會校刊

節錄中日議和往來轉電大略

北京美署鈔示

中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由駐日美大臣轉來日電云。接田按田者指美國駐華大臣田貝也並同電所言中

國說和大意。不允如中國派頭等全權大臣與日所派大臣聚會。方能講和停戰。

中十一月初四日。由田轉電日本云。來電未將妥協辦法指明。仍請將應商大略明白電復。

中十二月初七日。由駐日美大臣轉來日電云。看中國講和與否。仍無定見。茲仍照前電俟中國派有頭

等全權大臣聚會時。方可言明如何講和。否則罷論。

中十二月十六日。由田轉電日本。中國擬按所云特派全權大臣在上海相候。與日所派大臣會議辦法。

詢日本酌定何時相見。

中十二月十八日。由駐日美大臣轉來日電云。中國願派全權大臣。日本亦願派全權大臣。惟俟中國將

所派係何人。何品級。告知後。日本即酌派全權大臣。講和地方。總須在日本境內。

中十二月念四日。由田轉電日本云。中國現派張蔭桓。邵友濂。為全權大臣。往日本商定和議。望日本所

定會商地方。距上海較近。並願日本亦即派全權大臣。早定會議之期。於派定大臣日。即約期停戰。

中十二月念七日。由駐日美大臣上日轉來日電云。日本亦願派或數全權大臣商議。定於廣島地方聚



會中國所派大臣何時來至廣島須先告知停戰一節如日本願意俟聚會時方可酌定

西十二月初三日由田轉電日本云中國亦願聞日本所派大臣銜名並詢中國派往大臣由何處入口

以便定期起程

西十二月初五日由駐日美大臣轉來日電云日本須俟中國所派大臣到境有日即日派出大臣現時

不必先言派幾員係何姓名職銜中國大臣可由長門下關一帶入口船上須挂局外旗號

中光緒二十五年臘月初十日由田轉電日本云張大臣於本月十二日出京坐局外公義商船至

上海會同邵大臣換局外公船赴廣島入口照章陸中國國旗

中臘初六日由駐日美大臣轉來日電云按來電所云均無不可惟入口時陸中國國旗須俟至長門

下關經日官看明實有中國欽使在船然後可陸中國國旗

中臘月二十六日由駐日美大臣轉來日電云聞中國所派大臣並無全權二字義意之實詢問是否按

全權之意不能隨便推諉

中臘正月二十七日由田轉電日本云中國國書底稿查係實有全權張邵二大臣已遵旨定於中曆正月

初三日搭法公司船由滬出洋請接待

中臘月二十八日。由田轉電日本云。法公司船忽改行期。另搭英公司王后船。於中歷正月初一日放洋。繞長崎。入馬關口。晤日員。後英船不能久停。逕泊神戶。登岸由火車至廣島。係頭等二公使。及差官二十一員。跟役二十三名。行李大小一百二十件。

中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初十日。由張大臣來電云。西歷正月三十一號。至廣島。日派首相及外部大臣爲全權大臣。互驗國書後。日大臣云。國書內無十足全權。礙難與商。和約可派員引至長崎。中國如派大員予以十足全權。責任方可彼此商訂。當即擬在廣島候電。日大臣不允。遂於西二月初四日送往長崎。西二月初五日。由田轉致張大臣電云。務在長崎暫住候信。俟轉電日本政府。請其任聽暫住長崎候信。

中二月初五日。由田轉電日本云。中國現擬更換國書。聲敘明晰。請允留張大臣暫住長崎候信。

中二月初七日。由田轉電日本云。中國願換國書。將議妥定約書押互換各節。全權敘入。仍交張大臣收執備驗。惟轉寄稍需時日。請令張大臣在長崎等候。與日本所派大臣先行開議。不必由崎回滬。

中二月初八日。由駐長崎美領事官來電云。張大臣云。總須回滬。在崎未便報明。擬於西二月十二日。

即搭首開輪船回滬。



中正月十五。由駐日美大臣轉到日電。雖允可再開商和議。總須中國派從前能辦大事有名之員。給予十足全權。責任方可再行開辦。現派之二大臣。既未得商此事。即不准仍在日本候信。

中正月十六。由駐日美大臣轉到日電。張邵二大臣。必須速離日本。

中正月十九。駐長崎美領事官來電云。張邵二大臣。已於十八日搭船開往上海。

中正月廿三日。由駐日美大臣轉到日電云。中國另派大臣。除允償兵費。朝鮮自主外。若無商議地土。及與日本日後定立辦理交涉。能以畫押之全權。即無庸派其前來。並云。另有別事。亦須有權相定。日後有別事。應整辦。應歸日本主持開商。

中正月廿六。由駐日美大臣轉來日電云。須先知中國。已按二十三日所電各節。實有全權各責任。方能復電。並云。中國所派大臣。定須有全權責任。所給李中堂敕書內。有如何各全權。要節。須先電知。

中正月二十九。由田轉電日本云。李中堂奉派全權大臣。係凡日本二十三日電內所欲商者。均有此權。並詢在何處會議。請即電復。敕書內詞意。亦悉照日本之意辦理。

中正月二十九。又由田轉電日本云。按公法。全權大臣。與本國可通密電。請日本按公法。勿阻通密電。西二月初六。由駐日美大臣轉來日電云。中國敕書底稿內。有尚須更改數字之處。俟更改底稿接閱。

後方可定明會晤之時。茲已定在長門查閱全權敕書果屬妥善。可允中國大臣發密電於其本國。

中二月初六日。由田轉電日本云。已將敕書內照來電意添改二字。

西二月初七日。由田轉電日本。將李中堂出海國旗之式及英文說略達知。

中二月初九日。由駐日美大臣轉來日電云。閱敕書底稿均已妥協。定期於中歷二月二十二日。李中堂

須抵長門下關。俟抵該處再定會晤日期。

中二月初十日。由田轉電日本云。李中堂定於十八日帶隨員十餘人。坐德商禮裕二船。挂德國旗號。並

中國全權大臣之旗開船前往。

中二月十一日。由田轉電日本云。生義商船改為公義。亦德船。仍挂德旗。十八日開駛。隨帶文武員弁共

三十三人。跟役在外。

中二月十二日。由田轉電日本云。李中堂願與所帶隨員等。均在兩船上居住。日本可以不必費事。多備

住處。

中二月二十六日。由東洋發來電云。李中堂已抵長門。業經定期開議。

西三月初一日。接滬電稱由東洋來電云。有不在日本官籍軍籍人欲傷害李中堂。



中三月初八日。由駐日美大臣來電云。李中堂現雖較愈。未免所商之事。現須從緩。日本擬中國如電派李經方。亦予以全權之任。日本可以接待。

中三月初六日。由田轉電日本云。中國因李中堂傷病未痊。添派李經方為全權大臣。隨同李鴻章與日本派出全權大臣商議和約。

中四月初一日。接到駐日美大臣昨日轉來電云。日本皇帝現將所定和約漢文各款均已批准。願知中國皇帝將各約何時批准。

中四月初七日。由田轉電日本云。所定之約本俟批准發下。即行知照。

西五月初九日。由駐日美大臣轉來日電云。中國欲展緩互換和約。實無須有展緩情形。如因俄法德所云商改之事。換約後較未換以前更為容易。現派伊藤米有威赴烟臺換約。該員抵烟臺必在換約定期以前。

中四月初十三日。由田轉電日本云。中國擬展緩互換和約日期。

西五月初十五日。由駐日美大臣轉來日電云。俄法德不欲日本常佔遼東。現已允行商改。必須再行開議。如何退交應須時日已定之約。總須互換。現定為暫展停戰之期五日。務須於所展期內互換。

中四月初八日。接煙臺於兩點一刻發來電云。日本換約大臣云。如無本國電囑。今未換約。至晚間。即行駛回。

中四月初九日。接煙臺來電。中日和約已經互換。

中四月初九日。由駐日美大臣轉來日電云。已派水師提督樺山資紀。爲管理臺澎巡撫。俟兩禮拜。卽到。

任望中國派員接待。並將所派人員銜名知照。

中四月初九日。由田轉電日本。已派李經方前往臺灣。與日本所派大臣商辦一切。

中四月初九日。由田轉電日本。中國已開臺灣巡撫缺。飭令大小文武各員內渡。

中五月初一日。由駐日美大臣轉來日電云。日本皇帝派前副外部大臣林董。爲駐劄中華欽差大臣。於

十日內。卽起程前往赴津。

中五月初三日。由田轉電日本云。中國擬俟兩國交割與商務之事。辦理清楚。彼此互派使臣。日本現派

駐華大臣請緩期起程來華。彼時中國必將所派駐日之員。知照日本。

中五月初九日。由駐日美大臣轉來日電云。兩國最要者。須互派使臣。來電所云數事。須直行商辦。想所

派使臣赴津。日期不必展緩。



中五月初六日。由駐日美大臣轉來日電云。所派駐華大臣。本日已由橫濱乘本國兵輪。起程赴華。  
西六月初七日。由田轉電日本云。中國於本月十一日。奉派李鴻章王文韶。俟日使抵津接待。並派為全權大臣。與日使商辦事件。

中五月初九日。由駐日美大臣轉來日電云。所派大臣赴京。望中政府照料一切。俟該大臣到任。所有馬關約。未曾辦結之事。並予該大臣以辦理之全權。

中五月初九日。又由駐日美大臣轉來日電云。所派駐華大臣。約於中歷二十二日抵津。所坐兵輪。名初開。請中國轉行天津大憲接待。

中五月初六日。由田轉日本。中國已悉所派駐華大臣。有辦理馬關約。未曾辦結之全權。並已電知李二大臣。俟日本使臣到津。照約接待。

節錄龔大臣中英法往來官電

倫敦  
巴黎  
使館鈔存

甲午五月二十五日發天津中堂

有電悉。遵倭已在英訂造兩大鐵艦。其堅利為東方海面所無。頃馬格即馬格里參贊下同密函東方水面之輪。倭欲盡僱運兵械。刻在英議買在東海大輪。有契友密告。中日戰事在即。果爾恐無利。中日而將利。俄等語。

中東戰紀本末

三編卷二 節錄龔大臣中英法往來官電

三十六 廣學會校刊

璦前晤俄使言及新聞紙敘韓亂各國派兵輪往俄使笑云俄不插手窺其意似暫不插手倭覺已啟臺灣尤緊要璦有

五月二十六日發天津中堂

各國知倭無理有議我兵退早倭吞韓蓄意久臺防緊要日久俄尤可慮璦宥

五月二十七日發上海中國電局轉廬州劉爵宮保

倭事急北省有將無帥若淮局不振國將弱乞速出山盡公義私情以全大局璦叩

全日發天津中堂

沁電悉已電勸省三出山計今韓與昔臺主客情形迥殊若有戰事必先在海面我勝則不急倭不退否則運兵餉必阻截如真開戰度倭力勢不能遍擾南洋各口乘戰事未定將南洋得力各兵輪酌調北聽差以壯聲勢俾人知有動靜符西人中不懼倭之議遲恐阻截借口不前是否乞鑒璦沁

六月初一日發天津中堂

朔電想已鑒格里密函英外部云揣倭意決不肯退兵怨俄干預會議章程恐難合又英法新報云倭逼韓宣告不屬中而屬倭撤中駐韓華官等語確否頃哈外部約晤慶常云法頗願調停不知中願意否常



云足徵睦誼。哈云但須兩處立言。其輕重卽往請總統酌定。准明午面告我國。應立確有備戰之勢。璦朔六月初四日接天津電。巴黎中國欽差

朔冬電已轉署。英使介紹倭署使。與署商辦。勿令他國干預。但俄廷命喀使留津。專商如倭不先允退兵。俄必怒與華約同進兵。俄係近鄰。豈能不准干預。各大國能合催倭撤兵。再與華議善後。此是正辦。我兵派廿營備而未發。法議如何。仍電示鴻支。

### 六月初七日發天津中堂

頃赴哈約晤云。韓事前電日海法國駐華大臣也。駐倭法使調停。現英俄若何。璦云皆力勸結俄。并留喀使駐津。近鄰睦誼。不能謂干預。然倭又增兵。哈問到韓倭兵幾阿。答約萬數。哈云尙有兵艘五六。知否。倭議院何議。答不知。哈問總署中堂意如何。答署意無論何國調處。總要不失上邦體制。中堂已備戰守。哈首肯低言是正。辦前倭云肯和商。似非真意。卽再電駐倭法使探報。如倭固執。容商英俄嚴催速了。璦初九赴英。以後情形乞隨時電示。以便應付。並請酌電署璦陽。

### 六月初八日發天津中堂

頃哈云。又電催駐京日法使矣。駐法英使云。英欲約法合催了結。昨倭在英購一快大輪。留船主水手已

開赴日瑗齊

六月十一日亥刻接天津電倫敦中國欽差

電悉哈云甚是日海聞卽來津倭廷令駐京署使與署商尙無成議恐是緩兵計倭使在韓偏改內政英甚出力能合法俄嚴催撤兵再議爲妥否則我必大舉省三謝病不出鴻蒸

六月十二日亥刻發天津中堂

蒸電悉

英外部金伯倫尙書也下同

向格里云倭署使告其國云中不與我和商蓋因靠有俄幫助等語各國雖力勸恐倭仍不退瑗云中自不能任倭兵踞韓城而與和商金有欲言而未出口者容格里晤談後再電現倭買僱多船轉運計在戰爭西人皆知乞轉電署瑗文亥

六月十三夜十點半鐘接天津電中國欽差龔

汪使蒸電頃密探報稱倭以各國出勸已定議撤兵和商云似英外部所言尙確請先道謝但駐韓倭兵尙未撤動倭素詭譎有確信再電聞鴻真

六月十四日十二點鐘發天津中堂

鹽電悉倭逼韓改政廿五條前示云緩兵計是實有西友獻密計購兵輪仍借債大批議明無事卽付利



結吃虧有限。如此戰和皆便。較勝勸和各國。尙無助倭者。璦鹽。

全日夜十點半鐘發天津中堂

文鹽電想均閱。鈞鹽電刻始到。英廷知俄勸出真心。亦知倭逼韓詭譎各情。中將大舉。金頃云。中要倭退兵再議。倭要議定再退。茲欲再作一調停法。倭駐韓城兵退紮淺莫坡。中兵請酌駐何處。空韓城兩兵駐離韓城遠近。相埒再和。商囑先電中堂酌商。總署如可。速電復。密轉達。卽公出此議等語。查圖淺莫坡。卽仁川中韓咽喉。能不畏握否。乞酌格里探衆議。中力大而難動。倭力小而靈竇欲戰。勝向中索兵費。阿姆士廠有訂造一大快輪礮全。包行廿四邁。可讓惜須遲十個月交。現有一大雷艇。十四寸五雷管礮全。價定。卽交購否。乞示餘密訪再報。璦鹽。

六月十六日早十一點鐘發天津中堂

據哈密告頃日海電。倭改韓政條款。中不允勸難了。駐倭法使來電。倭糜兵費。議紳多違言。以擅開衅攻之。不肯退兵。必俟得利云。如此中欲保上邦權。須中朝諭令韓王整政。內興除利弊。臚列失政分條。誠其改革。杜倭口堅。各國助華心。倭無藉詞。各國催退。更得勁請密電總署。中堂以表睦誼。明真心云。璦諫。

六月十七日一點鐘發天津中堂

諫電想閱哈策各國見到未言。頃金云勸倭退漢城仁川兵再議。署已允。確否。昨倭又添兵三千。除留本公司船外。購僱船十三。倭兵絕不退回。無論戰和我兵似宜進仍駐雅山。卽牙山氣壯則議事便否。則後多掣肘。璦篠

六月十九夜一點鐘發天津中堂

巧電想閱。頃金云勸倭退漢仁兵。倭未覆。英駐倭公使將歐使派人到津。中堂所言可與倭各派兵。平韓亂。可與倭商辦在韓商務。兩國利益可與各派大員商辦。韓興利除弊各事。勸韓王照行。但不能勉強。可與立約。兩國不佔韓地。惟遇韓大典倭不能與中平行。韓本係中國屬國。無庸商議。六條告倭。倭云一切可允。商辦。惟倭前訂二十五條已告韓。王照行不能改。毀如中有另添教條。則可遇韓有大典。倭與中平行。韓有不遵教條。處須兩國勒令行之。此議請中國於五日內。自向本國言之。如五日內中添兵到韓。卽作殺倭人論等語。英廷於十八電令駐倭公使。卽向倭云。此議與前允諸事可商之言不符。如必執已見。以後有開戰事。倭國一肩擔當。云其意謂將來各國議開釁之罪。必問倭。金尙未接復。祈轉署并南洋現到平壤兵幾何。乞示。璦效

六月二十一晚十一點三刻發南京制臺



號電。悉效電請傳相轉。想已達覽。倭刻仍未復英頃。倭駐英公使向英外部云。倭告韓行二十五條。倭不能改。總署照會未定諍。倭不能進南北洋口岸。倭不允等語。金外部云。現與俄嚴勸辭意相合。德法義亦助美未與商。當亦另出勸言云。倭除留三菱行船外。在西洋購僱十七艘。大礮亦至韓。計在必戰。詭譎無匹。南北口岸以閤鑒宜密防。乞轉津瑗養。

六月二十二日早三點一刻接天津電倫敦中國欽差龔

雷艇價昂難購。新式小快船每點鐘走二十里外者。如有現成。乞訪覓鴻養。

全日下午四點半鐘發天津中堂

養電。悉前云。雷艇即係新式小快船。內有雷抓敵雷機。價不昂。現覓一輪長二十五丈。壓力一千七百行十六邁。大小快礮十四價五萬八千鎊。須一月交。又一現成兵輪長五十丈。大小礮全行十八。萬鎊。刻有人議購該廠不肯言明。購否。兵至平壤否。瑗養。

六月二十二日下午八點鐘發天津軍械局

倭購僱多船。不拘價。又備兵六千赴韓。稟相戰意須堅。近與相往來電請閱。英新聞緊電日數起。真偽不分。乞隨示情形。瑗養。

六月二十四日早四點一刻接天津電倫敦中國欽差

養電船價太昂並不甚快應緩諍兵甫抵京溝一時難至平壤鴻漾

全日早十一點半鐘發天津中堂

昨英探電倭兵赴我兵駐紮處有抵敵之勢似應電南洋集各省兵輪游奕近倭海面爲牽制計瑗敬

六月二十六日下午五點鐘發天津中堂

敬電悉往告金。金云查圖平壤離漢城近釜山較遠如此言恐倭以偏袒藉口至來電內有倭不允各國自有辦法一語太重英未如此言俄與商時亦未如此言各國亦不願出此重言英只屢向倭云如不願和商了結將來有大不便處請總署中堂與英俄兩使酌定駐兵平允之處所再議事云外國新聞紙紛傳已開戰韓王被拘中運船被毀金云接各處電未言及囑請查明電示瑗宥

六月二十七日下午六點鐘發天津中堂

聞二十五牙山洋面開戰稍挫陸軍何如現倭在英購礮輪如中決意不辦此項應照會各國禁止瑗沁

六月二十七日亥刻接天津電倫敦中國欽差

倭兵船在牙山口遇我兵船彼先開礮接仗濟遠轟壞倭船一惜所租怡和高陞裝兵船被倭擊沉有英



旗未宣戰而敢擊亦藐視公法矣南省兵輪不中用豈能嚇倭鴻宥

六月二十七日亥刻發天津中堂

發沁電復。亥刻接有電。此次小挫。兵輪無損。諒不介懷。倭訂造。係二鐵甲。價百萬鎊。須五年成交。現購礮船。卽阿模士莊。璦前所密報者。應否宣公法阻止。俟沁電復到。遵辦。英與各國。勸和。聞又有條陳。但決不肯出一斷語。恐轉誤事。事至此。與其俯就。終成不了之局。不如合中全力。立不休之計。水陸穩戰。進退自由。北和俄南拒倭。不急功。不示弱。久持。則各國商務。壞不能怨我。必出斷語。免後來受無限氣。喫無盡虧。惟葉軍單。無他慮否。憤激之言。乞酌。璦沁。

六月二十八日下午一點發天津中堂

聞在倭華人紛逃。祈電總署。按例請一大國保護。免驚失所。倭先開戰而未宣。現不認國令開戰。倭使未回。卽再戰。華使尙可不撤。乞酌。璦儉。

六月二十九日晚十點鐘發天津中堂

倭又在英購三快船。尙未定議。中如購。可先定。乞速示。璦艷。

全日全時發天津中堂

頃哈告慶。前勸倭和商。勿爲戎首。倭怒。今爲中計。船難必勝。勿貪戰。留守要害。多進陸兵。用洋將兼督。必能逐倭下海。先將中允退。倭不退。先開戰之說。告各國。現倭饑。盛望中獲一勝。仗日後公議中益多云。酌轉署。袁道回否。瑗艷

七月初一日十二點廿八分接南京電倫敦中國欽差

密聞倭向泰西購軍火。並聞有運新嘉坡者。中倭已開仗。乞援公法。商禁如有購運。並請阻俟。事平再放實於大局有益。坤東

七月初一晚七點半鐘發廣東制臺

石藥已辦。何口徑礮用。速示。津購礮子六千。亦辦。併設法運。高陞事。西人怒言。倭殘酷。怡和以掛英旗。控英索賠人船。倭今遣使向英告罪。英查例辦。西洋消息。雖靈。水陸戰事。當日報到。然事出倭口者。多虛。西人請中堂將獲救之漢納根供詞電瑗。俾各國知乞轉津。頃英外部云。已接倭開戰明文。瑗東

全日夜半點鐘發天津中堂

現覓一快輪。與前覓價五萬五千鎊船同。一點鐘行二十六邁多。礮四少。價五千鎊。包送大沽。惟水脚不貲。要否。訂初三遞國書。乞轉署。瑗東



全日時發南京制臺

公法宣戰後。禁賣船。不禁軍火。倭運軍火未至中倭境。明知而不能阻。津粵現辦藥彈。將起運。申明禁止。卽係自阻。瑗東。

七月初二日晚七點鐘發天津中堂

倭據其兵官。告英。高陞船主降。華兵不降。故擊沉。沉後。知掛英旗。狡極。法外部云。呂容輪救華兵四十餘名。其意以奏賞寶星爲榮。如外有船師賞號。外洋傳播後。益甚多。英法外部均密告。中礮子入倭船。艙多不開。花又云中。應不怕。倭久持。交冬寒。倭當不支。欣悉葉軍得勝。聞水師又戰。鎮遠受傷回。倭船傷幾沉。是否。瑗冬。

七月初四日早七點四十分接總署電倫敦中國欽差

密。法游歷士呂推。二月間。由藏取小路至西甯。五月初二日。行至紅冒番屯。失馬二匹。強將民馬牽用。爲番民槍傷。網投通天河。身死。經陝督來電。本署飛飭尋屍辦兇。卽將辦法速告法使。頃接法使來文。語甚激切。希將此事實情辦法。及呂推行小路。華官不及保護。各節詳告外部。現中日有事。法念邦交。不應因此作難。希設法婉說。並電復江。

七月初五日酉刻發北京總署

密江電敬悉。當商哈外部。哈允從容和商。謂中有倭患。法願事事體諒。以表關切。斷不作難。惟呂推爲法名士。恐倭藉此煽惑。哈代登報。婉解並請。我將允議卹款一節。聲明以安該家屬之心。又云。華兵將廣軍力厚。而倭餉械足。水陸兵精。不可輕視。願中國兼用西將。廣籌餉械。戰船必可克之。等語。瑗囑哈將辦法電告法使。日海外請尊署酌定卹款數目。或卽與日海酌商。予其體面。似覺周妥。如日海有難辭。請電瑗與外部商辦。乞速示。瑗歌西

七月初六日下午四點發北京總署

頃哈外部復。呂案辦法已登洋報。并電日海。候和結。勿作難云。請將。昨今電。電津甯。交關道。登報諭衆。免奸人煽惑。生事。外洋查各國兵輪最詳。倭有戰船二十四。雷船二十隻。北洋大小兵輪十三。雷船無多。恐寡不敵衆。交冬。洋面更喫緊。南洋兵輪又不能出海。北洋久持。獨力可慮。可否奏請飭南洋。速購數快兵輪助之。遲則難辦。哈云。倭有餉一千六百萬圓。仍有精兵五萬。可調乞早爲計。瑗魚

七月初六日下午七點鐘接天津電倫敦中國欽差

總署支電奉 旨。海軍必須多備快船。方能得力。現撥銀二百萬兩。款足敷用。卽著李鴻章迅速定購。尅



期送華以濟急需。欽此。冬電託購快船。能否定議。尊訂二十六邁。似探信捷報船。克錫議購。似類等快船。均新式。卽儘二百萬代定。諸物全備。爲要。鴻微。

七月初十日戌刻發天津中堂

微魚虞電。悉。漢供。已交格里。速辦。阿摩士快船。長二百八尺。速率二十邁。二十五磅快礮二尊。三磅快礮四。魚雷筒五。船內應用各件全。惟雷另配。已議定價五萬二千五百鎊。畫押。英示。自十二日禁賣兵船。倭在該廠。亦購一隻。前電示。倭派人來接。卽此船。尙未開。智利白德古船。克錫復云。倭已出四十萬鎊。不賣。瑗加二萬試之。亦不賣。其餘船小價大。鐵甲船舊。行不快。巴西一大快船。長二十八丈二。寬四十二尺。喫水十九尺。鋼壳。行十七邁。二十五生的口徑礮二尊。十五生的礮六尊。五十七密的快礮五尊。三十七密的快礮十一。輕礮十一。魚雷筒四。皆阿摩士廠前二年造。價三十九萬鎊。包送沽口。送費在外。其餘大快船鐵甲船。亦可覓送。惟價皆四十萬鎊內外。計二百萬兩。合三十萬鎊。零不敷。一船之價。奈何。若均辦小船。恐不濟。用辦此事。任大責重。萬分爲難。乞示遵。已購船價五萬餘鎊。至運送費。尙未議定。格里念恩。忠。心。與。事。誓。不。取。用。頃。克。錫。又。來。云。智。利。有。同。樣。二。快。船。英。來。牙。有。名。之。廠。前。三。年。造。長。二。百。三。十。尺。行。二。十。一。邁。十。四。磅。快。礮。三。三。磅。快。礮。四。機。器。礮。二。雷。筒。四。各。價。七。萬。五。千。鎊。阿。摩。士。廠。主。知。此。船。詢。據。云。此。

時之價。買不喫大虧。上四船。如可電商南洋各省分買。實濟急。包送更便。時局至此。後事難量。乞酌。琰蒸。

七月十二日夜兩點接天津電倫敦中國欽差

倭買英茶船。名婺源。掛倭旗。滿載軍火。約五六日內。到新加坡。查公法。英可放船行。截留其軍火。此與我購之船械。掛英旗。包商密運者不同。似無碍我事。望設法與外部商辦。以速爲妙。遲無及。鴻文午。

七月十三日晚八點發天津中堂

文電。悉晤商金外部云。本國示禁賣兵船。不能禁運軍火。昔德法戰。德請禁。卽照此語覆。倭軍火船到坡。如南洋。閩廣有輪往。拏英不問云。蓋重商務。琰元。

七月十四日下午三點三刻發南京制臺

密寒電。悉馬梯新舊均有。惟包送。只能到香。再設法前運。最妙。效倭法。電商各省。合購各色軍火。大批。以萬鎊包一船裝運。無論何處。均包送到。兵海風火險。均保。此役必久。此項必須遲辦。愈難。乞酌。商速示。琰寒。

七月十四日下午八點鐘發天津中堂

元電。悉卽日點收船付價。密議送法。必期妥速。向來外國開戰。有包送。能戰一班人。有大行家作保。琰做。



此辦法擬候示將船辦齊管帶水舵議定并開克錫薦一英將在洋送船多次果有三大船如命先毀長崎各口後或駐南洋分倭勢或赴北洋卽開戰皆願效力包一運船水脚保險須萬鎊多裝軍械始合算前津粵藥彈已裝商輪不能退現峴帥電購馬梯槍萬桿計此役必久軍火所必須遲運更難請商他省多買合裝俟復到卽商辦瑗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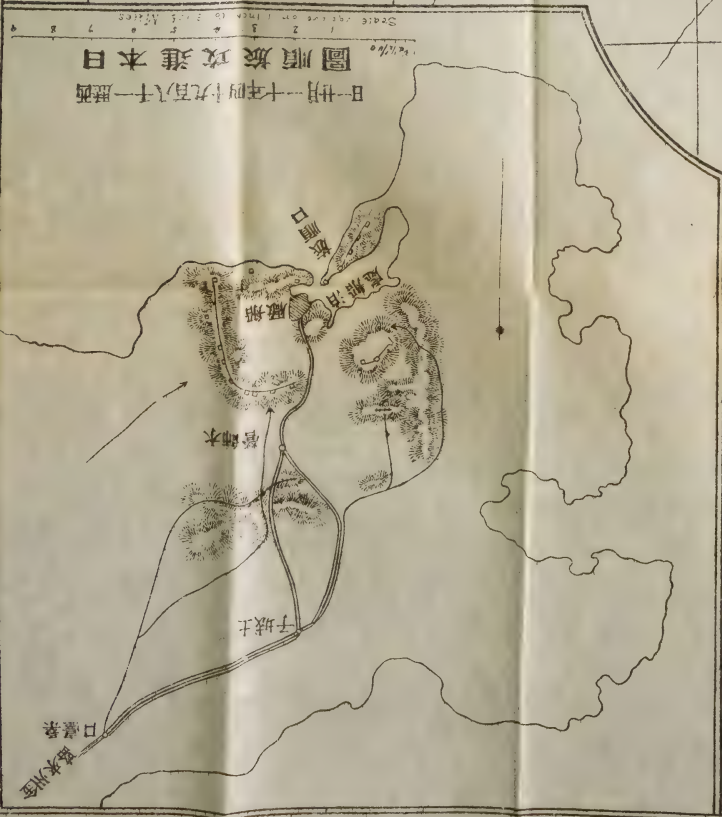
合初編卷十四



戰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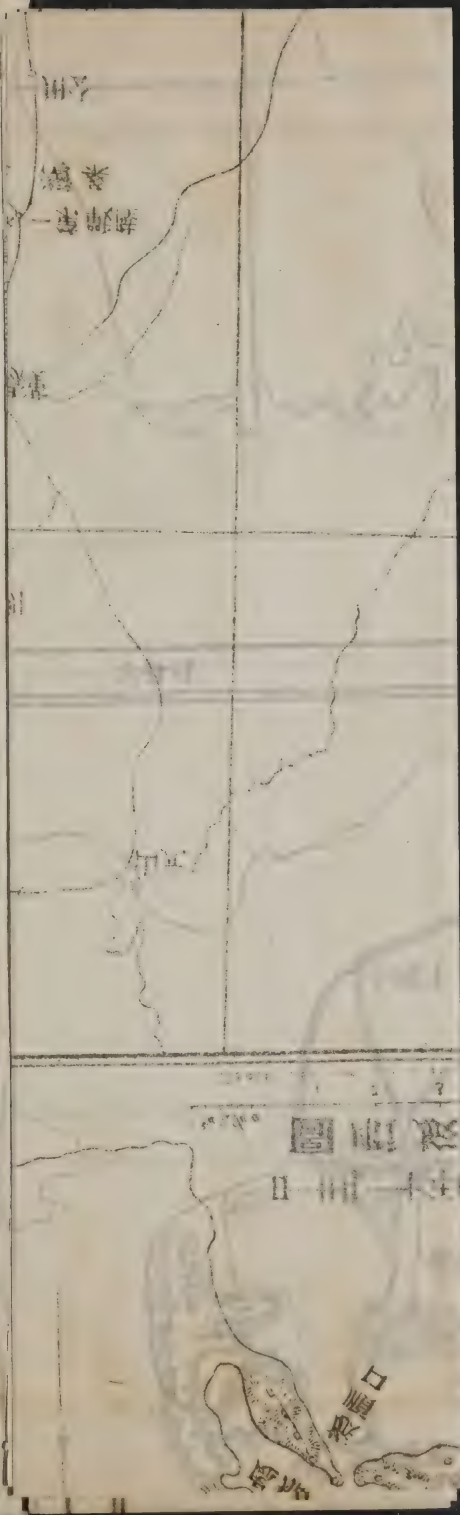
華兵扼守滿洲之路以爲識  
中日交戰之地以爲識  
日進兵之路以爲識

Scale 2 9/16 to 1 inch to 46 Miles



日一十月一十四百八十一歷西  
圖順旅攻進本日

日一十月一十四百八十一歷西  
圖衛海城攻進本日



臺灣圖

臺灣圖



丁汝昌遺墨序

威海之役大閘長峽以新沙記  
者從乘軍視目擊其戰狀獲  
丁汝昌手柬表通於幾宗書  
卷中所新帖所載是也將不

刷公世乞予併降服狀二通以  
附刊了之乞降實出於收救生  
靈之意其怙怛義俠足感勅  
人心決非宗竊輩畏懦狼狙之  
狀就乞速至察其事情經畫



周升且亟慎密法死而不變有  
古名將之風宋陸秀夫將兵  
殉於崖山世以為名臣比  
之汝易之竭節救衆如有慚  
色則世人之寶重斯帖經久彌

貴國只求勿傷害水陸中西官員兵勇民人等命並

許其出島歸鄉是所切望如彼此允許可行則請

英國水師提督作証為此其文咨會

貴軍門請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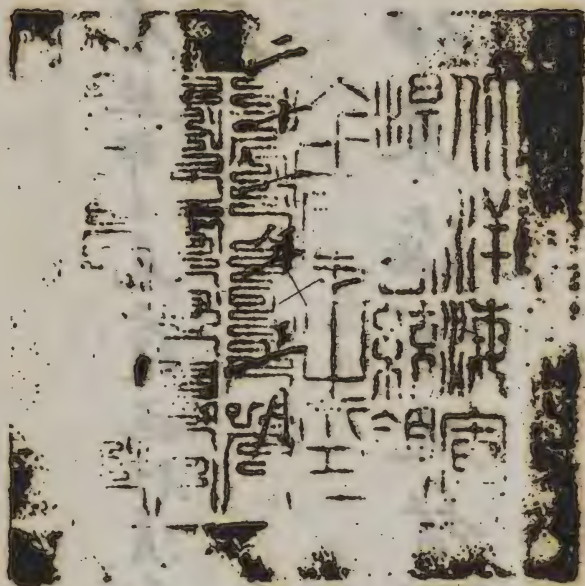


查照即日見覆施行須至咨者  
右 咨

伊東海軍提督軍門

光

緒



十八

日



伊東軍門大人閣下頃接覆函深為生靈

感激承

賜禮物際茲兩國有事不敢私受謹以  
璧還並道謝忱來函約於明日交軍械  
砲台船艦為時過促因兵勇卸繳軍裝  
收拾行李稍需時候恐有不及請展限

定於華歷正月二十二日起由

閣下進口分日交收劉公島砲台軍械並現在  
所餘船艦決不食言肅此具覆肅請

台安諸希

垂察不宣

丁汝昌頓  
正月十八日

外繳呈惠禮三件



戴  
 松  
 統  
 綏  
 華  
 芳  
 華  
 內  
 玉  
 籍  
 主  
 大  
 人  
 名  
 歷

為  
 達  
 子  
 秦

孝侯仁仲既登士人乃提昨手  
宣示貴西軍亦抽旅盾  
既揚而之復伏抄剽必是有得  
麾下持重振斥之地軍民之心者是以  
固崇崇崇為何當以負罪之重身提  
我餘半度之極責備業集計詐以我  
軒之不足以贖罪自顧哀朽之惜以軀



惟以一方氣道臣弗  
回能縣新之依或堪為濟於運之氣  
不道為  
甘若道但所共諒於將外於願立矣惟  
目下軍情多頃刻之便言官遂諒列曲  
直乃一身際龍虎尤多察測處多喫味  
不云要繫固罪既公而所或之危不足而

願尤罪者自為國使非要擊信舊蒙羞  
利徒以敗之機彼時一不暇過計也曲  
於之欲用噴

有道者布

有以見教為故林連教以

署經

若尤下世者為



孝侯仁仲親養夫人乃子以孝  
 昭敬是西周詩是機雷道是上敏則  
 功益信者道之不悅矣下多子所  
 交之必  
 指示福不為行 健南安配玉冰  
 魚仍後常助築大橋況有陳力下分需  
 印道厚里所 歲尤無量吾園通不為

差出而固則好擊之師不得而仰仗  
極事一徵調活募之營現為空實之  
千將次演炯極以之倭赴榆岡料  
不易達志疑而之洽是于慣習宜更防  
其而撲我境也 倭卿中前營昨議  
設值要之時創內撤業雖高之大



致用  
為之  
致穩  
安并  
望  
轉  
在  
事  
年  
一  
函  
賜  
生  
魚  
時  
謝  
步  
以  
籌  
安  
如  
不  
見  
下  
當  
去

孝侯仲觀蒼古人之德承

凡名必在芳趾操健甫居得後蒙

指導成其無量并述

芳名德遂著一里岸吾

仲已選領年以備祀永四勦前敵抵禦

固為得機以勢怪其年過半壯後終不

足為固誠以為重



妻以鄙人出料時事在海中調能難獲  
懼事能事有司有任力指揮在孝事  
直休念成海陸路全向縣控者  
仲章直持主規取全路同心事力回  
守通徑一隅之事也  
遊柳鳴道非此時也  
健而而陳壽  
董猛  
如克下自多有  
初三

孝侯仁仲親答友人水極好手

聰鯉遊水最是御車今晨動身且寄

見元多前飭護歲載無似清神重讀來

卷佳砲台所用日星遠近之鏡故中未備在

物亦飭抄鏡名另紙確開又檢量天尺一架

此六能量遠近但不如前項之便捷耳後續

畫後

北唐自李一帝量天尺一架東唐李元方用否  
中見丁巳昌上力  
初二



英文  
Range Finder. 鏡數距敵測

總文 測距儀. Entfernungsmesser.

此查鏡瑞乃稱山海關天津文備字堂名有一原成之體  
此嘴台  
六布  
集其  
少海關  
一聖歸  
以主派  
安龍德  
夏務

孝侯公仲記答大人麾下昨王侯鄉交進  
交筆備具國情後雖未宜設措已育因  
相度元<sup>此要</sup>之解再昨接南洋人報稱德瑞琳  
告帶數人至馬國辦理議知事美公使  
為元主監談國意和事次到北系方議刻  
間海國倭兵船至彼已將戈數自威海日  
為王侯及我臣下及時協力頓備如步取  
勅安為要  
初七



丁汝昌遺墨跋

清國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遺牘數通。余得之威海衛陷落之際。今春凱旋之後。欲蒐丁逸事附記以傳。而俗務蠅集不果。其志頃者知友恐遺牘散逸。勸印刻以傳。後因請伊東中將併丁降服書二通。俾八田公忠印石以頒同好。顧威海衛之戰。余在金綫頂。金綫頂與劉公島相距僅不過一衣帶水。日夕立岸望見敵兵之起伏。砲門之開閉。歷如指掌。忽一日有砲艦一隻。傍岸過。我所占領鹿角嘴。趙北嘴諸砲臺而走隱山口。而我砲臺寂不發一丸。余心竊異之。既而聞其檣頭揭白旗。知其表降也。抑丁黃海敗走之後。率餘艦據劉公島。而海陸四面爲我軍所圍。奮戰勇鬪十餘日。欲艦沒人盡而後已。顧思部下百萬生靈。眷々之念不能自止。慨然請降。備計後事。自裁以斃。其志亦可悲矣。嗚呼。當居常無事之時。鉄艦礮艦壓

其海。堅壘精砲。環其境。各港到處待之以大將禮砲。意氣軒昂。威風堂々。雄視于東洋矣。及一與我交鋒。連戰連敗。至獻艦呈砲以乞降。何其勢威之變轉倏忽也。蓋征清之役。清國招全敗者。雖由軍隊作戰之制。兵士教養之法失其宜。抑亦得無非舉國人心之萎靡不振爲之一大病根哉。臨跋丁遺牘慨然久之。

明治二十八年九月上澣於函嶺塔澤養病中

長 峽 大 岡 力 識

訪云東方未曉。顛倒索衣有跋。一認與漢伊東中將  
叙氣。度量相越。遠哉賢者。尚記在當早知珠玉  
在當美光緒庚子王正月上海蔡爾康書





李肅毅伯奏議以下奏議七首覓得最後二編  
悉已印就謹列於此非得已也

蓮池書院印行本

覆奏海軍統將疏

奏爲遵 旨據實覆陳。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七月二十七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稱。本日奉 旨。現在倭船屢窺海口。海軍防剿。統將亟須得人。丁汝昌畏葸無能。巧滑避敵。難勝統帶之任。嚴諭李鴻章。於海軍將領中。遴選可勝統帶之員。於日內覆奏。不得以臨敵易將。接替無人等詞。曲爲迴護。致誤大局等因。欽此。伏讀之下。悚惶莫名。北洋海軍。是臣專責。提督丁汝昌。疊被彈劾。屢蒙 諭旨垂詢。當此軍事緊急之時。果有遷延避敵情事。亟應隨事嚴參。斷不敢稍涉徇護。惟現在密籌彼此情勢。海軍戰守得失。不得不求保船制敵之方。敬爲我 皇上詳晰陳之。查北洋海軍可用者。祇鎮遠定遠鐵甲船二艘。爲倭船所不及。然質重行緩。吃水過深。不能入海汊內港。次則濟遠經遠來遠三船。有水線甲冑。甲而行駛不速。致遠靖遠二船。前定造時。號稱一點鐘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僅十五六海里。此外各船。愈舊愈緩。海上交戰。能否趨避。應以船行之遲速爲準。速率快者。勝則易於追逐。敗亦便於引避。若遲速懸殊。則利鈍立判。西洋各大國。請求船政。以鐵甲爲主。必以極快船隻爲輔。胥是道也。詳考各國刊行海軍冊籍內載。日本新舊快船。推爲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緒十五年後。分年購造。最快者。每點鐘

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訂購在先。當時西人船機之學。尚未精造至此。僅每點鐘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爲極速。今則至二十餘海里矣。近年部議停購船械。自光緒十四年後。我軍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將領。屢求添購新式快船。臣仰體時艱。款絀未敢奏。咨瀆請。臣當躬任其咎。倭人心計。諳深乘我力難添購之際。逐年增置。臣前於豫籌戰備摺內。奏稱海上交鋒。恐非勝算。卽因快船不敵。而言僅與馳逐大洋。勝負實未可知。萬一挫失。卽趕緊設法添購。亦不濟急。惟不必定與拚擊。但令游弋渤海內。外作猛虎在山之勢。倭尙畏我鐵艦。不敢輕與爭鋒。不特北洋門戶恃以無虞。且威海仁川一水相望。今彼時有防我海軍東渡。襲其陸兵後路之慮。則倭船不敢全離仁川。來犯中國各口。彼之防護仁川各海口。與我之防護北洋各口。情事相同。觀於前次我海軍大隊游巡大同江口。彼卽乘虛來窺。威海旅順。追我海軍回防。則倭船卽日引去。敵情大概可知。伏讀疊次電旨。令海軍嚴防旅順威海。勿令闖入一步。又令在威海大連灣烟臺旅順各處。梭巡扼守。不得遠離等因。聖明指示洞燭機宜。至今恪遵辦理。北洋門戶。庶無竄擾之虞。蓋今日海軍力量。以之攻人。則不足以之自守。尙有餘用兵之道。貴於知己知彼。舍短用長。此臣所爲兢兢焉。以保船制敵。爲要不敢輕於一擲。以求諒於局外者也。至論海軍功罪。應以各口能否防護。有無疏失爲斷。似不應以不量力而輕進。轉相苛責。丁汝昌從前剿辦粵捻。曾經大敵。迭



著戰功。留直後。卽令統帶水師。屢至西洋。藉資閱歷。及創辦海軍。特蒙 簡授提督。情形熟悉。目前海軍將才。尙無出其右者。各將領中。如總兵劉步蟾。林泰曾等。階資較崇。兼係學生出身。西法尙能講求。平日操練。是其所長。而未經戰陣。難遽勝統率全軍之任。且全隊並出。功罪相同。若提督以罪去官。而總兵以無功超拔。亦無以服衆志。若另調他省水師人員。於海軍機輪理法。全未嫻習。情形又生。更慮僨事貽誤。臣所不敢出也。自來用兵。謗書盈篋。而卒能收功者。比比皆是。伏懇 聖明體察。行間情事。主持定斷。臣不勝迫切悚懼之至。緣電奏未能詳盡。謹繕摺由驛五百里據實復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據實陳奏軍情疏

奏爲軍情益急。臣力難支據。實瀝陳。仰祈 聖鑒事。竊倭人起傾國之兵。進圍平壤。危急萬分。前據葉志超迭次來電。均轉電總理衙門代奏。現接義州電報。安州以北。電線亦斷。葉志超自十五日以後。並無續電。風聞平壤業已失守。其派護銘軍赴大東溝之海軍各艦。於十八日在大鹿島洋面與倭船惡戰。三時之久。互有沉毀。亦經轉電奏聞。並據各國探報。倭人將以大隊圖犯北京。又云謀襲瀋陽。現值水陸兩軍新有挫失。凶燄日張。臣督率無方。罪戾叢積。謗議咎責。實無可辭。至此事本末。及統籌全局情形。有不敢不披瀝直陳於 君父之前者。方倭事初起。中外論者皆輕視東洋小國。以爲不足深憂。而臣久歷患

難略知時。務夙夜焦思。實慮兵連禍結。一發難收。蓋稔知倭之蓄謀。與中國爲難。已非一日。審度彼此。利鈍尤不敢掉以輕心也。凡行軍制勝。海戰惟恃船礮。陸戰惟恃槍礮。稍有優絀。則利鈍懸殊。倭人於近十年來。壹意治兵。專師西法。傾其國帑。購置船械。愈出愈精。中國限於財力。拘於部議。未能撒手。舉辦遂覺稍形見絀。海軍快船快礮。太少僅足守口。實難縱令海戰。臣前奏業已陳明。至陸路交鋒。倭人專用新式快槍快礮。精而且多。較中國數年前所購舊式者。尤能靈捷。及達此次平壤。各軍倭以數倍之衆。布滿前後分道猛撲。遂至不支。固由衆寡之不敵。亦由器械之相懸。並非戰陣之力也。臣屢電奏前敵兵勢過單。但北洋沿海各要口。關係至重。正議添兵。更無餘力。除盛軍係津沽遊擊之師。全隊調往外復經抽調。北塘蘆臺山海關旅順各防隊。已覺處處空虛。昨又撥調大連灣銘軍四千人移緩就急。實萬不得已之舉。至招募新營。必須數月精練。徵調外省多屬零星。湊集又難。尅期到防。且有兵尤須有械。舊儲槍械本屬無多。開戰後設法購運來華。尙需時日。此皆非倉猝所能集事者也。臣忝司軍旅三十餘年。從前剿辦髮捻。薄奏微效。然皆內地賊匪。與外洋情勢迥殊。數月以來。朝作夜思。寢食俱廢。迄無起色。焦憤莫名。仰荷聖慈。不加重譴。僅予薄責。策勵將來。感激涕零。罔知所報。際此時艱。方亟斷不敢自請罷斥。致蹈規避之嫌。惟衰病之軀。智力短淺。精神困疲。以北洋一隅之地。搏倭人全國之師。自知不逮。若不熟思審處。



據實陳明。及至貽誤。事機百死。詎足塞責。伏願聖明在上。主持大計。不存輕敵之心。責令諸臣。多籌巨餉。多練精兵。內外同心。南北合勢。全力專注。持之以久。而不責旦夕之功。庶不墮彼速戰求成之詭計。故就目前時勢而論。惟有嚴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籬。力保瀋陽以顧東省之根本。然後厚集兵力。再圖大舉。以爲規復朝鮮之地。奉天地廣兵單與臣處相距過遠。且爲將軍及練兵大臣駐紮處所。一切調度未便遙制。應請特簡重臣督辦。以便調遣。而專責成。北洋海軍尙有定遠鎮遠兩鐵艦。輔以快船蚊雷各艇。與陸路礮臺聲勢相倚。各口守臺弁勇均係訓練有素。合以新募各營扼要填紮。倭人若以大股來犯。臣當督率各將領奮力迎擊。斷不敢稍有疎虞。上勞宸慮。至臣前奏所請撥發餉項。一切募軍購械及水陸轉運各事。支發浩繁。年內外亟須接濟。屆時或請撥部款。或酌借洋債。再行奏明。請旨遵行。所有通籌情勢。據實瀝陳各緣由。謹繕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大東溝戰狀疏

奏爲海軍在大東溝口外接仗。力挫賊鋒。並查明兵船管帶各員死事慘烈情形。懇恩優卹。恭摺仰祈聖鑒事。據海軍提督丁汝昌呈稱。海軍各兵艦奉調護送招商局輪船裝運總兵劉盛休銘軍八營陸兵赴大東溝登岸。於八月十七日丑刻。由大連灣開行。午後抵大東溝。卽派鎮中鎮南兩船魚雷四艇護

送入口。平遠廣內兩船在口外下旋。定遠鎮遠致遠靖遠來達濟遠廣甲超勇揚威十船距口外十海里下旋。十八日午初遙見西南有烟。東來知是倭船。卽令十船起旋迎剿。我軍以夾縫雁行陣向前。急駛。倭人以十二艦魚貫猛撲。相距漸近。我軍開礮轟擊。敵隊忽分。忽合。船快礮快。子彈紛集。我軍整隊迎敵。左一雷艇亦到各船循環攻擊。堅忍相持。至未正二刻。平遠廣丙二船福龍雷艇續至。定遠猛發右礮。攻倭大隊各船。又發左礮。攻倭尾隊三船。中其扶桑艦三船。卽時離開旋卽回隊圍繞。我軍夾擊包抄。開花子彈如雨。一排所發。卽有百餘子之多。各船均以船頭抵禦。冀以大礮得力。敵忽以魚雷快船直攻。定遠。尙未駛到。致遠開足機輪駛出。定遠之前。卽將來船攻沉。倭船以魚雷轟擊。致遠旋亦沉沒。管帶鄧世昌大副陳金揆同時落水。經遠先隨致遠駛出。管帶林永升奮勇督戰。突中敵彈。腦裂陣亡。濟遠先被敵船截在陣外。及見致遠沉沒。首先駛逃。廣甲繼退。經遠因管帶既亡。船又失火。亦同退駛。倭始以四船尾追。濟遠廣甲因相距過遠。折回。乃聚圍經遠。先以魚雷繼以叢彈拒戰。良久。遂被擊沉。超勇廣丙中彈火起。旋即焚沒。揚威廣內亦被彈炸。又爲濟遠當腰觸裂。駛至淺水而沉。該兩船管帶黃建勳林履中隨船焚溺。同殞。來達靖遠苦戰多時。來達廣丙中彈過多。延燒房艙數十間。靖遠水線爲彈所傷。進水甚多。均卽暫駛離隊。撲救修補。平遠廣丙及福龍雷艇尾追裝兵倭船爲敵所斷。未及歸隊。此時僅餘定鎮兩



艦與倭各艦相搏。歷一時許。巨礮均經受傷。定遠只有三礮。鎮遠只有兩礮。尙能施放。丁汝昌督同各將弁奮死抵禦。不稍退避。敵彈霰集。每船致傷千餘處。火焚數次。一面救火。一面抵敵。丁汝昌旋受重傷。總兵劉步蟾代爲督戰。指揮進退。時刻變換。敵礮不能取準。又發礮傷其松島督船。並合擊傷其左側一船。白煙冒起數丈。靖遠來達。修竣歸隊。平遠廣丙魚雷各艇亦俱折回。倭船多受重傷。復見諸船並集。當卽向西南一帶飛駛遁去。我軍尾追數里。敵船行駛極速。瞬息已遠。然後收隊。駛回旅順。濟遠一船已先回旅順。廣甲一船在三山島擱礁。拖救不起。該兩船管帶方伯謙吳敬榮。業經電請分別從嚴參辦。所有致遠經遠超勇揚威四船管帶鄧世昌等力戰陣亡。應從優議卹。請奏前來。臣查大東溝一戰。我以十船當倭十二艦。倭艦雖不及定鎮兩鐵艦之精堅。而船快礮快實倍於我。我軍奮力迎擊。血戰逾三時之久。爲地球各國海戰向來罕有之事。各將士効死用命。愈戰愈奮。始終不懈。實屬勇敢可嘉。此次據中外各將弁目擊。攻沉倭船三艘。而采諸各國傳聞。則被傷後沉者尙不止此數。內有一船係裝馬步兵千餘。將由大孤山登岸襲我陸軍。後路竟令全軍俱覆。而我運送銘軍八營。駛抵口內。得以乘間陸續起岸。不至被其截奪。關係大局匪細。實賴海戰保全之功。若非濟遠廣甲相繼遁逃。牽亂船隊。必可大獲全勝。猶幸致遠經遠衝鋒於先。定遠鎮遠苦戰於後。故能以寡擊衆。轉敗爲功。此則方伯謙之罪固不容誅。而鄧世昌劉

步蟾等之功亦不可沒者也。提督丁汝昌統率全軍，身當前敵，受創後猶復興疾往來，未嘗少休。激勵將士同心効命。當時交戰情形，疊經臣電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先後奏聞。在案。八月廿九日奉電旨：東溝之戰，倭船傷重，鎮遠定遠各將士苦戰出力，著李鴻章酌保數員，以作士氣等因。欽此。當經恭錄轉行。欽遵查照。容俟查明核實奏保。其力戰陣亡之管帶大副等，自應先行奏請。恩卹以慰忠魂。致遠管帶提督銜記名總兵借補中軍中營副將噶爾薩巴圖魯鄧世昌，經遠管帶升用總兵左翼左營副將穆欽巴圖魯林永升，致遠大副升用遊擊中軍中營都司陳金揆，爭先猛進，死事最烈。擬請旨將鄧世昌、林永升照提督例，陳金揆照總兵例，交部從優議卹。鄧世昌首先衝陣，攻毀敵船被溺後，遇救出水，自以閩船俱沒，義不獨生，仍復奮擲，自沉。忠勇性成，一時稱嘆殊功，奇烈尤與尋常死事不同。且官階較崇，可否特旨予諡，以示優異，而勸將來。出自逾格。恩施非臣所敢擅擬。超勇管帶副將銜左翼左營參將黃建勳，揚威管帶副將銜右翼右營參將林履中，力戰捐軀，同堪憫惻。擬請旨各照原官升銜，交部從優議卹。其餘陣亡傷亡受傷員弁，應俟查明奏請分別照章卹賞。所有海軍接仗及管帶員弁陣亡各緣由，理合恭摺由驛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再據海軍提督丁汝昌呈稱。海軍戰備首重選才。拔之千百人。養之數十年。然後得一將之用。兵船猶可驟添。將才殊難。猝致昔人得一良將。比於敵國百城。蓋深知其難也。大東溝之戰。致遠管帶鄧世昌首先衝鋒。攻毀敵船。旋因致遠船沉同沒。業已被人救起。自以船亡不能獨存。不肯出水。仍復溺斃。聞者無不歎傷。在該管帶忠勇性成。死事固其本分。特恐諸將狃於見聞。但以輕生爲烈。而不知徒死無益。非所以示常守之法。而全有用之才。應請明定章程。俾有遵奉。擬嗣後海軍各船遇敵。退縮卽以軍法從事。其有前敵衝鋒。盡力攻擊者。或被敵轟沉。或機器損壞。或子彈罄盡。或傷焚太甚。無可挽救。雖軍艦沉焚。而船中將士遇救得生。准免治罪。仍與論功。儼敢臨陣。擅離部位。船被沉焚。卽死亦不准邀議卹之。恩其遇救得生。仍當治以應得之罪。至船中有進水被焚等事。應由管帶官督令撲救。仍行迎敵。如遇險時。弁兵倡議逃駛。准管帶官先予正法。收隊再報。以肅營規等情。呈請奏咨立案。前來。臣查海軍交戰與陸路不同。一船被毀。大眾同沉。及至遇救得生。實非意料所及。萬目共睹。斷非捏飾逃避者。所能藉詞。卽如此次與船同沉之管帶鄧世昌。業經救起。而堅執船亡與亡之義。卒以身殉。迹其至誠激發。本無纖毫徼功畏罪之心。完節純忠。無可訾議。但使遇救果能不死。亦爲衆所共諒。則爲海軍留一忠勇可恃之將。所全更多。該提督所請分別擬定章程。係爲愛惜人才。整肅軍紀起見。自應准如所擬辦理。以昭核實。而示勸懲。

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彙覆鐵路電報等事疏

奏爲疊奉 諭旨據實覆陳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欽奉九月十八日 寄諭有人奏鐵路開至關東已將關門東偏平爲坦途恐倭以海輪裝兵由牛莊金州等處乘間登陸強劫火車駕駛應將過關一段鐵路拆卸將關城照舊修復等語。山海關防務緊要自應修守嚴整預杜狡謀。著李鴻章按照摺內所陳各節體察情形將如何籌備之處卽行覆奏等因。欽此。臣查山海關在今臨榆縣之東門縣城包跨長城一段城南北相距里許原各有缺口一道爲山外水道總匯之地向無甃石基址並非近日始行開通關南缺口之東卽爲防營礮臺屯紮處所鐵路取道於此既非穿墉而出又有礮臺防護無慮其從此直入至火車來往事前預定時刻臨時又可電告若有警信道中拆去一節則進退俱窮車內短少一物則頃刻成廢原摺所稱敵人駕駛內犯毫無阻隔似於鐵路情事尙未深知現在鐵路僅至山海關而止關外尙未行車原摺慮其由牛莊金州登陸劫車及所擬關內外行車之法亦於現造工程未能詳悉山海關防兵雲集斷無縱令敵船駛近駁渡淺灘從容登車之理此查明山海關鐵路之情形也。又奉 上諭有人奏該大臣於前敵各軍電報往往改易增損字句然後入告等語著據實覆奏等因。欽此。臣查前敵電



報。關係緊要軍情。均係據各統將來電。隨時電達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奏。本無所用其隱飾。至各將領於文義未盡精通。同時電到。間有重複。粗率訛寫之處。偶有刪易。並無增添。於事實毫無出入。平日往來各報。俱臣親自經理。從不假手他人。且軍情瞬息變遷。稍有不實。不盡必有疎漏。可指斷難始終掩匿。臣歷次電奏。原牘具在。可以復按。此前敵各電。並無改飾之情形也。又奉九月二十一日寄諭。洋員漢納根在北洋當差有年。若令統帶師船出洋攻剿。是否相宜。並應如何重其職任。授以實官之處。均著妥籌具奏等因。欽此。臣查漢納根係德國陸軍千總出身。頗諳韜略。臣招致來津。派築礮臺。已逾十年。臨陣甚有膽識。前委赴海軍總查。八月十八日大鹿島之戰。受傷尚未全愈。目下海軍戰艦僅修成大艘。力量過單。只可爲北洋各要口防守之用。勢難遽令出洋攻剿。該員已蒙特旨賞給寶星。又經臣奏請賞加提督銜。足資鼓勵。竊以目前戰船過少。似無庸遽授洋員實職。若將來購得大快船及魚雷獵艇。全到時或參用洋將。仿照從前琅威理之例。授以副提督。會同督率。互相稽核。庶於軍事有裨。此漢納根宜暫緩授官之情形也。又奉。上諭。有人奏盛宣懷承辦轉運採買兵米。浮冒多至數十萬金。天津招商局突被火焚。兵米付之一炬。難保無侵蝕後。希圖掩飾之弊等語。著確切嚴查。據實覆奏等因。欽此。臣查前敵各營兵米。飭由臬司周馥清員袁世凱就近在奉省採買。前經電奏有案。畿防各軍兵米向由各該統將自

行設法購備。現因軍食不敷復蒙恩准截留南漕俾資接濟。盛宣懷但司轉運並未經手採買。無從浮冒。至天津招商局北棧已於光緒十六年租與金寶源商號訂期五年。本年九月初七夜被火所燬。只有商米三百包及棉花羊毛襪貨均係客商寄頓之件。並無官米存儲在內。該棧房產本屬洋商保險業已照數賠修。盛宣懷無從侵蝕更無可掩飾。此查明盛宣懷被參之情形也。所有疊奉諭旨查明據實分別覆陳緣由理合繕摺由驛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赴俄致賀正使謝恩疏

奏爲恭謝天恩事。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准軍機處鈔奉上諭李鴻章奏籲懇收回成命一摺。李鴻章耆年遠涉本深眷念。惟赴俄致賀應派威望重臣方能勝任。該大學士務當仰體朝廷慎重邦交之意。勉效馳驅以副委任。無得固辭。欽此。跪聆之下感極涕零。伏念臣以衰朽之餘年沐生成之大德但蒙驅策豈避險艱。特以壇坫周旋既異兵爭之甚迫風濤簸蕩尤非老病之所宜非敢愛身惟虞辱命乃荷俯加勉勵令效馳驅念其遠涉之勤勛以邦交之重繹訓詞之深厚真堪淪浹於髓肌顧志力之衰頹猶誓捐糜於頂踵謹案禮記大夫七十有適四方之事孔疏卽指遠聘異國而言今合五洲强大之區儼同七國縱橫之局爲從來所未有實交際所宜隆況俄國本通聘最早之邦而加



冕又異俗。至崇之禮。但有益於交鄰之道。何敢憚夫越國之行。臣惟有勉竭愚誠。敷宣德意。期永敦於和好。冀仰答於恩知。一息尚存。萬程當赴。阻重深於山海。未改叱馭。邛坂之心。夢咫尺於闕廷。猶存生入玉關之望。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請命李經方隨往片

再。臣以衰年。遠使異域。仰蒙朝廷軫念。特命臣子李經述隨侍前往。體恤周至。感戴莫名。臣子李經述。隨任讀書多年。謹飭自愛。向未學習洋務。此次隨臣前往。於起居動履。自能盡心侍奉。惟於應接外事。只可藉資歷練。臣子李經方。幼曾兼習西國語言文字。嗣充駐英參贊。游歷法德美各邦。旋充出使日本大臣。於各國風土人物。往來道里。均所熟諳。臣年逾七十。精神步履。日見衰頹。所有沿途舟車館舍。及隨從僕役。約束指揮。勢不能處處周到。而所至之地。各國官商士庶。必多聞風來謁。不勝接待之煩。若得李經方同行。則程途之照料。賓客之酬應。均可分勞。現既奉旨。以李經述隨行。本不應作再三之瀆。惟臣體察事勢。揣度年力。所有為難之隱。不敢不據實上聞。合無籲懇天恩。俯念臣老朽多病。准令李經方一併隨行。俾臣不至以瑣務逐細分心。庶得專力於重要各端。於公事裨益非淺。伏候聖裁。再馬關之役。勢處萬難。所有辦理各事。皆臣相機酌奪。請旨遵行。實非李經方所能為力。局外不察。橫騰。

謗議應邀。聖明洞鑒。李經方於上年五月奉命赴臺灣交割後。因病蒙恩賞假調理。半年以來。漸見痊愈。惟病後畏寒。本擬春融銷假北上。若隨往外國。尚可支持。理合附片陳請。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補不足齋詩鈔

鄧縣黃家鼎駿孫

廳齋消夏六首

重來正與夏相期。地僻衙荒暑不知。爲築崇祠繙祀典。謂新建四忠祠欲增私乘採風詩。謂前修方忻事簡同山縣漸覺時艱。遍海湄。倭船於乙未四月二十六日到臺北咫尺傳聞。伴目擊。傷心人語斷腸詞。

蘇張游說早空還。謂邵張二使上相星輅指馬關。國計輸金兼割地。儒臣抗疏欲移山。謂安侍御維峻文學士廷式遼陽城。

郭千旗外橫海樓。船一炬閒。謂大東溝之役畢。竟將軍能勝敵。降書遞後尙雍嫺。謂丁汝昌輩

競傳唐儉是奇材。臺灣巡撫邵公於甲午九月乞病去位旨以藩司唐景崧署撫。篆唐公既受事。即徵調前臺灣總兵吳光亮募舊部二千人。號飛虎軍。福建候補道楊汝翼募湘軍千五百人。在籍道員林朝棟增土勇千五百人。副將黃義德募粵勇三千人。并東莞縣人之精於線槍者千餘人。又飭楊永年赴粵募著名海盜千人。自十月迄歲暮。成軍者五十六營。至乙未春。增至百四十營。又以地勢分歧。改諸軍爲小隊。以三百六十人爲一營。綜計全臺土客新舊各軍。約三百數十營。時有粵俠吳國華胡友勝龐大斌者。皆能於水底用兵。各致其黨。備廣艇到臺。查全臺歲入正雜各項計銀三百七十餘萬兩。是時番庫尙存銀六十餘萬兩。旋奉部撥接濟銀五十萬兩。由南洋紳林維源籌捐銀一百萬兩。民間公繳息借銀二十餘萬兩。南洋大臣張公奏請續撥銀一百萬兩。由南洋貸洋款項下劃至上海道交付駐



滬援臺轉運局道員賴鶴年採辦委員局面翻新自主裁曰臺北於五月朔日改民主國紳民公製銀璽文知府茅延年就近兌收以故餉不告匱  
戴唐公乃立議院設軍務內外務衙門檄在籍兵部主事邱逢甲為義勇統領禮部主事李秉瑞為軍務大臣刑部主事俞明震為內務大臣副將陳季同為外務大臣候選道姚文棟為游說使詣京師當軸前滬陳所以露布已令神鬼泣謂唐公所出告示及與玉書曾見鳳麟來銀璽時祥徵甚多棘門布置民主情形  
成兒戲木子猖狂本罪魁初立民主國官紳聲勢甚壯有淮軍革勇李文燦者於四月二十九日糾黨剗解痛惜浹辰田海變天心人事費疑猜將資文臺撫交割臺島以民情洶洶不敢登岸而去唐公遂於十內渡  
二夜

一夜鯨波澳底生倭兵自五月初六夜自宜蘭縣轄三貂嶺脚之澳底登岸初八日到九份初九日過瑞

道義領二營副之以大雨潰散總兵曾喜照帶土勇三營雞籠天險竟虛名妖氛明滅連南雅日土匪剗

駐澳底倭至喜照先遯其哨長某甲有為倭作嚮導者臺北倉庫焚衙署十五日引倭人入巨室遷移到上卿壁也先期請假掣眷內渡恢復空傳新竹縣五月

臺北府城二十日倭分踞南雅廳治孤懸難救九芎城五月二十一日倭據頭圍至劃溪為守何人主臺南

日倭犯新竹二十日據新城屢為孤懸難救九芎城五月二十一日倭據頭圍至劃溪為守何人主臺南

義民所挫至六月朔始盡掠其地孤懸難救九芎城五月二十一日倭據頭圍至劃溪為守何人主臺南

劉帥與唐公有苗栗無端亦棘荆入掠苗栗縣

劃溪為守之約苗栗無端亦棘荆入掠苗栗縣

前車早覆澎湖澎湖二十九日失守勁旅能支一戰無時澎湖通判陳步梯率義勇二千人守城池祖澳及迤南各海口統領知府朱上泮領湘勇二千五百人守大城北及迤裨副望風爭偃職武員弁無北各海口副將劉廷樞等守大城北礮臺唐公所給餉械足資半年之久

一人及  
難者  
士民鳧水半捐軀買舟共說元戎巧念母還憐別駕愚乙歲剛周重歷劫十三日事  
生靈塗炭  
獨何辜

七鯤門戶本深嚴況復將軍坐蘭廉  
臺灣鎮總兵萬國本領所部七營守安平鹽田一帶幫辦全臺軍務  
南澳鎮總兵劉永福率福字八營七星隊一營守旗后鵝卵鼻一帶  
孤鼠屏聲斂牙爪鯨鯢延首受刀鏹地當歧處兵嫌薄畫漸長時饒孰添無補杞憂勤默祝機槍莫射赤  
嵌尖

秋感六首

消夏詩成墨未乾秋風吹動淚闌干正欣遼左連城返  
開倭人所佔遼東地均允交還忽報臺中半壁殘墩燼葫蘆明野

火新設臺灣縣在葫蘆墩上  
山崩八卦落驚湍  
七月初九日倭據八卦  
雲林圖畫沙蓮水埔裏社舊如此  
七月初八日倭兵入踞  
山崩八卦落驚湍  
七月初九日倭據八卦  
雲林圖畫沙蓮水埔裏社舊如此

膏腴保恐難  
城聞已進掠埔裏社廳矣

揚鏹擊楫各言歸  
臺北於四月下浣奉劉讓明文并文武各員遵議內渡之命同時卸篆內渡者為署藩  
司臺灣道顧肇熙署巡道臺灣知府陳文騷署臺灣知府孫傳袁臺北知府管元善臺

南知府朱和鈞基隆同知方祖蔭埔裏社通判潘文鳳臺灣知縣葉意深彰化知縣丁燮雲林知縣呂兆  
璜苗栗知縣沈茂蔭淡水知縣李淦新竹知縣范克承宜蘭知縣汪應泰安平知縣謝壽昌嘉義知縣鄧

嘉嶺鳳山知縣俞秉現恆春知縣陳文緯會辦軍務福建水道有綸音不敢違去衛袍存由也  
縉有廉師提督楊歧珍臺灣總兵萬國本帶兵官廖得勝余致廷等道有綸音不敢違去衛袍存由也縉有廉

衣物為  
資者  
適齊馬嬈赤之肥  
謂挾重資私遜諸公鈞屠韜略傳今是棘霸軍容嘆昨非爛額焦頭多後至虧他辛苦出



重圍。既改民主國唐公檄同知黎景嵩爲臺灣知府俞鴻爲臺北知府溫培華爲埔裏社通判史濟道知臺灣縣羅樹勛知彰化縣羅汝澤知雲林縣李焄知苗栗縣凌汝曾知淡水縣王國瑞知新竹縣盧自鏐知鳳山縣孫育萬知嘉義縣歐陽萱知恆春縣代理安平知縣忠滿兼護臺南道府印惟臺東直牧胡傳南雅同知宋維釗仍舊管轄君多失地後始去其心亦良苦矣

南軍苦守過中秋。臺南自甲午八月幫辦軍務劉軍門到防懸烽不舉寒暑一周械盡糧虛似楚囚。劉軍守臺南也乙未五月盤接道庫存餉銀七萬餘兩府庫及臺南支應局贍銀六萬餘兩慮難持久乃集紳商會議就臺南府城開設官票局票面鈐以幫辦關防自數百文至三千文使兵勇持易薪米頗能通行

外省接濟仗北洋大臣王公遣易道臺順鼎陳主事昌雲南洋大臣張公遣岳舉人嗣仝均駐廈門匯交銀五萬餘兩粵督譚公貽舊槍二千餘桿閩督邊公貽舊槍一千餘桿槍彈數萬枚土火藥數千觔水雷二百餘具其火箭已穿鵝卵鼻。八月二十日倭兵入恆春縣城霜旗莫蔽鳳皇頭。倭兵於八月二十七日入鳳山誰憐忠餘無一應者

義諸羅縣。倭兵自七月起屢攻嘉義以義民固休問荒涼直隸州。臺東新設直隸廳僻在後山原駐土勇制岱霖故卽由直牧胡傳接統至昨夜將星潛徙度郡民浪說尙依劉。劉軍門於九月初二日微服內渡是不遣自散而倭人掠地獨後

傳劉帥尙在後山者

時事真教喚奈何。島民億兆覆巢窠。倭人自乙未八月初四日據臺南府城卽傳令。兩年遷徙恩原厚約有二年內准九法更張令太苛。倭人新懸規條九則男不負身甘葬火。倭人掘地爲坑以犯婦知矢節競民自徙內地

投波忠貞足與牛莊埒。謂二月間牛莊誰譜東甯正氣歌。島民預於難者先後約規者用煤油燒之

將材漫數大東溝。謂鄧總兵忠信堪從十室求。自餉募勇者有花翎侍衛許肇清糾五百人紮鹿港苗栗世昌等

姜紹祖糾一千人紮大湖口彰化舉人施葵施未秩竟甘包馬革代理恆春知縣候選鹽大使歐陽嘗遇  
仁思貢生吳德功吳景韓於臺中府設籌防局害於曾文溪泉州府委坐探巡檢黃閩  
望遇害於侯封合讓燭羊頭謂義民簡精彈飛金鐵多摧臂礮洞心胸尙怒眸提督陳得勝在金包裏出  
彰化城副將楊再雲在頭份楊錫九在北斗溪參將湯仁貴吳彭年在八卦山女生吳湯興在大肚溪武生姜爲  
紹祖在新港徐驤在大莆林俱陣亡又有總兵劉得杓游擊陳金山都司毛貴談荀德祿並尸骸無着爲

問三貂先伏法

謂守三貂嶺諸將弁泉臺相見定含羞

頭十三

經載版圖二年始入版圖臺灣自康熙二十一年朝輕棄誤庸夫蚍蜉智小偏摧樹蟻蝨形微善齧膚人事于今成

覆轍天心何日許還珠傍觀休厭唐衢哭兩世蒙恩此握符

感事六首

三韓國祚歎中傾強敵無端薄漢城

甲午四月朝鮮因亂民車駕晨潛天使館羽書夜到水犀營周家正

朔猶崇奉箕子冠裳忽改更曩昔推袁還舉宋籌邊智略亦平平

欣傳

上國發雄師正是風來舶越時

四月朝鮮事亟五月廷命衛軍門堪痛牙山同霸上葉軍六月劇

憐平壤當雷池

衛軍七月退屯平壤八月十六日倭兵盡拉平壤地健兒意氣空營膽宿將威名竟裏尸謂高州鎮總底事元戎工

掩飾

甘泉奏捷展紅旗

突厥窮凶敢寇邊狼烽晝夜照幽燕田疇竟賣盧龍塞口船隔楊僕空屯渤海船小挫伏刑情可憫謂濟



船管帶 大愚仰鳩節難全謂海軍左翼劉公島上新成款書罪憑誰罄竹傳乙未正月海軍提督丁汝昌

方伯謙降倭乞全劉公島上兵民性命

水軍灰燼陸軍孤謀國誰知負負呼奇使邊關撤亭障更驚鋒鏑近陪都中朝命將思韓范謂曾忠

直薄海憂兵怨李盧忽道已從樓緩請和戎詔救出天衢

息戈原出國恩深割地言和痛不禁蘭相久亡難返轡光緒六年崇大臣使俄允割伊犁邊境二百餘

國前總統格爾丹武曾主議令日本有琉球國為中國藩封因文襄嘉議中沮秦家底事果通金益驕海外番君色盡解中原甲士心獨有靈均

激忠憤背人欲向汨羅沈吾師陸漁笙太史郵示乙未生日感事詩有正當生日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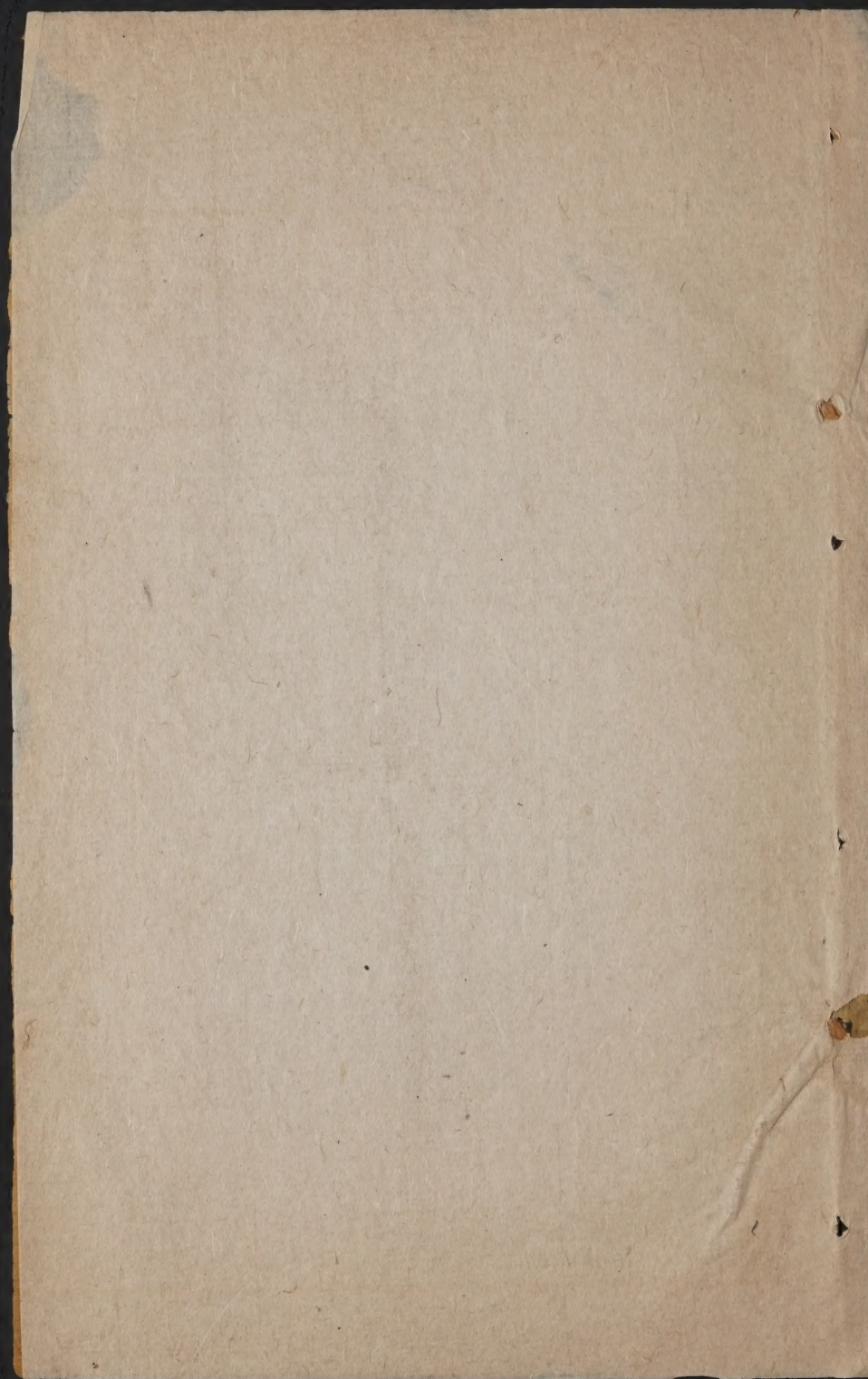
削盡藩封不忍看貢車何日到長安貪狼高踞朱波驪謂英吉利巨艦橫佛殿灘謂佛蘭西久痛滅陳

成楚縣謂琉球更誰復衛繼齊桓謂朝鮮傷心挾有匡時策丹甌凌雲欲上難



中東圖說卷十四  
合初續編卷十四  
中東戰紀本末續編卷之二下  
合初續編  
爲卷十四  
圖書集成局鑄鉛代印





Oak Street  
UNCLASSIFIED

